

研 究 集

洪浪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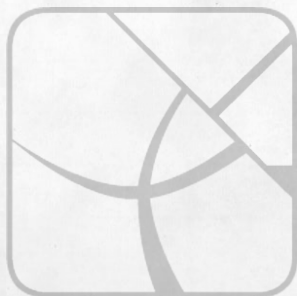
內容介紹

本書收集了洪浪君近兩年來的新作五十餘篇，其中絕大部份是在一家日報的一個專欄中發表的短評。文章特色是短小精悍，一針見血。對於現社會中文化、教育、及學術界諸般怪現象的針砭、諷刺和鞭撻尤其深刻有力，大快人心。內容取材及文字運用技巧，較之作者第二部文集〔無花集〕有了更大突進。



洪天賜教授捐贈

碎金集



洪 浪

万里文化企业公司

封面設計：王春鑫



碎金集 洪浪

出版：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地址：341, Jalan Membina
Barat, Singapore 3.

承印：新馬出版印刷公司
日期：5 · 1973

M\$1.30

乒乓
清高
剷除
犯罪
“慈
性爱
小星
艺术
营养
自杀
逐雨
皇军
两涨
半空
“星
反映
妙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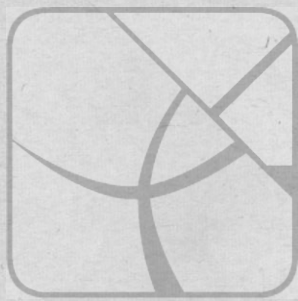
目 次

乒乓和高尔夫	1
清高的梦想·肮脏的现实	3
铲除陋俗	5
犯罪业的繁荣	7
“慈善家”咀脸	9
性爱教育片	11
小星的殒落	13
艺术和色情杂交论	15
营养不足的原因	17
自杀和防自杀	19
逐雨趣剧	21
皇军的“德政”乎?	23
两涨一落百姓苦	25
半空里的“革命”	27
“星马通讯”的尾巴	29
反映什么生活?	31
妙译共赏	33

交流什么文化?	35
斯文未丧·儒种犹存	37
何物“儒家”?	39
两种道德	41
口吃人肉唵弥陀	43
为什么人而艺术?	45
九个 A 1 的代价	47
也算传统文化	49
何物“满清律例”?	51
文化贼和文化灾	53
巫族穷根所在	55
灭蝇仙方	57
方帽子	59
所谓“个人自由”	61
文娱神话	63
文坛秽闻	65
从人性谈到狗性及狗选	67
神话的衰亡	69
恶霸语言	71
反科学的科学论调	73
知识闭结症疗法指要	75
毛虫比较龙·乌鸦赛彩凤	77
“精革”探源	79
走出厨房的妙处	81

坚
从自
橡材
神话
老干
健康
天堂
“劣
阿 Q
为“
狗拿
童话
荡丐
*
翻阅
所谓
狐狸自
捉鬼
*
后 记

35	坚决持久·注重实力	83
37	从自读到溃烂	85
39	橡林冬景·美中不足	87
41	神话课本	89
43	老干和恶霸	91
45	健康的标准	93
47	天堂背後	95
49	“劣根”起源	97
51	阿Q的“能干”	99
53	为“伎”字辩	101
55	狗拿耗子的美德	103
57	童话中的现实	105
59	荡丐誌	107
61	*	
63	翻阅随感(二则)	109
65	所谓“智慧的光芒”	111
67	狐狸的话	113
69	捉鬼记	115
71	*	
73	后记	117
75		
77		
79		
81		



忽然

展的外

“像身

场乒乓

锐利的

输晒”

外交，

交手法

坚弗摧

面

首先要

据

自许为

乒乓和高尔夫

由於美国乒乓队受邀访问中国，“乒乓外交”这个词儿忽然流行起来了。

最初使用这个词儿的人，其意是指：“藉乒乓球运动开展的外交活动”，但我觉得也不妨给它下另一个定义，那就是：“像乒乓球运动似的外交”。

大家都知道，乒乓是最活泼生动的一种球类运动，在一场乒乓球赛中，如要制敌取胜，一定得有敏捷灵活的身手，锐利的眼光，和迅速准确的判断力。所谓“手急眼快，眼慢输晒”。

不错，“乒乓外交”正是这么一种讲究高度灵活敏捷的外交，自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後，中国所采取的就是这样的外交手法，而事实证明，这确是一种最有效的，无远弗届，无坚弗摧的外交手法。

面对着这种凌厉攻势，而感到措手不及，无以招架的，首先要数日本了。

据报载，这个仅仅在一年多以前仍大言不惭，大事叫嚣，自许为“七十年代亚洲霸主”的“经济动物”，已经对中国

的乒乓外交所引起的新局面“感觉侷促不安”了。

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因为日本一向玩的是“高尔夫外交”，佐藤虽是个高尔夫球好手，无奈，国际局势的急速发展，已使这种“吞气”的（日语：慢条斯理，从容不迫之意）“高尔夫外交”远远落在时代的屁股後面了。

毫无疑问，廿世纪七十年代已是个“乒乓时代”，而不再是“高尔夫时代”了。

（一九七一年四月廿一日）



生活
开
文
中，
个公
有此
衰和
的，
类的
多人
和校

清高的梦想 肮脏的现实

伦敦南区某中学的一个十三岁学生作了一篇题为《家庭生活》的文章，校长认为这文章“猥亵和愚蠢可笑”而将他开除，此事引起了英国报章强烈的抗议。

该生的文章究竟如何“猥亵和愚蠢可笑”呢？电讯引录文中几句如下——

“如果我有钱，我将迁往欧陆，像泰山似的住在森林中，但这只是梦想，一个梦的世界，因此梦醒后我将回去做个公共厕所的打扫工人。”

电讯指出该学生的母亲实际上是个医院的洗厕女工，故有此妙文。

这样的文字，在校长和校董的尊贵的眼里，诚然是“猥亵和愚蠢可笑的”。在他们想像中，所有家庭都是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只该和汽车、洋房、电视、冰橱、醇酒……之类的“美好事物”发生关系，他们不知道，或不愿知道有许多人一生一世只能够在龌龊肮脏的生活环境中打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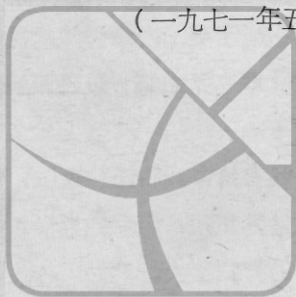
这个中学生写不出高贵干净的锦绣文章来供高贵的校长和校董们赏心悦目，那的确是一件很煞风景的事，但说他“

愚蠢可笑”则太冤枉了，我倒觉得他是个聪明诚实又可爱的孩子呢。

他何尝不向往“清高神奇”的生活（泰山式的生活），但他知道这只能是个美梦吧了。在现实中，他只配做个洗厕所的工人！他有自知之明那是他的聪明之处，他不闭着眼睛说漂亮话，那是他的诚实可爱之处。

当然，他的被开除可说是活该，谁叫他不知道在一个虚伪的社会里，说真话也是一种罪过呢？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



运动，
上
举借以
实
婚礼，
俭的。
们华族
那
华人，
—
不仅自
财。
特
气，这
吧！
但

剷除陋俗

国民大学的哈山教授最近建议在本邦发起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废除马来民族的大事舖张，挥霍无度的婚礼。

上议员爱依莎也批评一些马来人不惜变卖财产或者向人举借以举行豪华的婚礼。

实际上，据我所知，一般的马来人（特殊阶级除外）的婚礼，若与我们华族人士的婚礼相比，还算是相当简单而节俭的。说到“大事舖张，挥霍无度”八个字，恐怕还得数我们华族第一呢！

那些豪门显贵和巨商大贾不必提了，就是一般中下层的华人，讨个老婆，花上三几千元也是常事。

一般华人（受过新思想洗礼的少数者除外）举行婚宴，不仅自己大事舖张，挥霍无度，而且也劳民伤财——人家的财。


特别是在城市社会中，乱发红帖子已是一种普遍的风气，这种变相的“勒索”，恐怕没有一个人不感到苦恼的吧！

但是，苦恼尽管苦恼，却从来不见有人公然挺身而出，

主张铲除这个陋习，顶多是接到红帖之际，在心里暗骂一句：“他妈的，又一张！”

更好笑的是，轮到他自己结婚时，还是“不能免俗”，红帖照发不误，使这陋习世代相沿不绝。

这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华裔对顺应潮流的改变还进步得不够快”这句评语真是一针见血，当然，往深一层思考，这也并非完全是“顺应”的问题，一切的陋俗之所以能够世代相沿，这不正说明有其生存的社会土壤和条件在吗？若想铲除陋俗，还得从铲除其生存的土壤这方面着眼才行！



(一九七一年六月廿三日)

强姦，
来愈多
我
原理，
的突飞
”而“
但
罪业”
老
势不加
荣的果
果实”
付出的。
国
表正纷
的询问，

犯罪业的繁荣

凡是关心社会新闻的人，大概都会发觉到，近些时来，强姦，非礼，少女失踪，抽吸及私贩大麻……之类的案件愈来愈多，大有欣欣向荣的趋势。

我们不是社会学或经济学专家，不懂得那些高深莫测的原理，公式……之类的东西，故无法知晓这样的“犯罪业”的突飞猛进，是否也跟百物腾贵的现象一样，是一种“正常”而“健康”的现象，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有一件事我们敢肯定的，就是一般老百姓，对于“犯罪业”的“繁荣”已经感到忧虑不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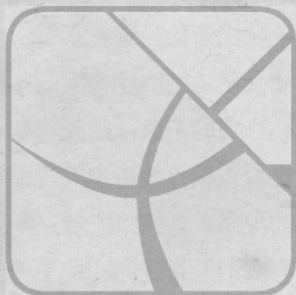
老百姓没有专家超人的见识，他们只晓得，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遏止，那一切的强姦，非礼，失踪——之类的“繁荣的果实”说不定那一天就会降落在他们的身上。这样的“果实”他们是不愿“享受”的，这样的“代价”他们是不愿付出的。

国会和州会召开期近了，我们在报上看到我们的人民代表正纷纷准备提出十八项，廿八项，×十八项的书面或口头的询问，所问之事大至“马泰边境共党恐怖份子活动有无显

著之增加？××部长何以不阻止来自马泰边境地下电台之广播？”小至“中央医院为什么不买一辆棺材车？”之类的问题都无不齐备。

我们感到奇怪为什么这些代表们对于犯罪浪潮高涨的问题却偏偏不屑一提。

(一九七一年六月卅日)



合
的晚宴
抽所得
得中拨
他
毫
他提到的
笔者
有关方面
的大批名
“作
场一看，
堆生霉发
块钱。
代表
这堆“名
”却一面

“慈善家”咀脸

合众银行经济顾问卡纳巴迪博士前几天在波德申扶轮社的晚宴上讲“商人的社会责任”时，曾批评商人只捐助可免抽所得税的义款，却很少商人愿意由已扣除所得税的实际所得中拨出即使一个巴仙的钱来捐助慈善事业。

他也感叹商界人士所捐助的奖学金数目实在少得可怜。

毫无疑问，卡纳巴迪博士这一番话并不是无感而发的，他提到的现象，在此时此地可说是非常普遍。

笔者有一次奉派采访某著名布商捐赠布疋衣料的新闻。有关方面事前所发的消息是说：“××布商捐赠价值数万元的大批名贵布料及衣服。”

“伟大，伟大！可敬，可敬！”我心里这末想，谁知到场一看，那“价值数万元”的“名贵”东西，原来只是一小堆生霉发黄了的污烂货，摆在街边，我怀疑是否能卖回一百块钱。

代表有关慈善机构接受捐赠的人以及在场的记者们看着这堆“名贵”的东西，都啼笑皆非，然而，我们的“慈善家”却一面翻弄着他的“名贵”赠品，一面郑重地介绍：“这

是印度绸，十五块钱一码，那是××装，每件十元……总共在×万元以上（！）”当然，他并没有忘记领回一张註明×万元的收条，以便申请免缴所得税。

我实在佩服这位“仁”兄，说着这些话时，脸上竟没有发红。

像这一种人，如果称之为“不慈不善家”，那就再恰当没有了。

（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



查尺
文报
片子，
异於
至
(
(
白
明
女
益的
的自由
社
能腐蚀

性爱教育片

最近几天，中西各报都纷纷徵询社会人士对当局放宽检查尺度，准许X片上映的意见。

据西报的调查，大多数人赞成放映X片，少数反对；中文报的调查结果却恰恰相反，大多数反对，少数赞成。

反对者的理由大致相同，即所谓X片无非是鼓吹色情的片子，在此社会风气败坏的当儿，任由这类色情片泛滥，无异於火上添油，加速道德的沦丧。

至於赞成者的“高见”，归纳起来不外是三点——

(一)看X片是“个人的自由权利”，不容干涉；

(二)社会风气败坏与X片无关；

(三)X片富於教育意义。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这三个理由似是实非，站不住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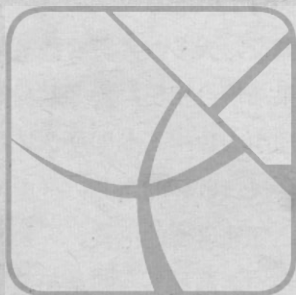
如果“个人的自由权利”真的是神圣到可以无视公众利益的话，杀人凶手也大可理直气壮地宣佈：“杀人是我个人的自由权利，你管得着！”

社会风气败坏固然不可能全是色情片的罪过，但色情片能腐蚀青年心灵，使他们堕落，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说 X 片有教育意义，不错，但教的是什么东西呢？不外是性爱的技术吧。

一个民族的性爱技术即使学到炉火纯青的精湛地步，也绝不会成什么气候的，相反的，性爱技术愈发扬光大，这民族的前途愈黯淡无光，这是可以断言的。

（一九七一年七月廿八日）



社发
译和

可压

下场

们骂

慈”

幻想

的孤

背囊

”我

他说

不外

也
这民

日)

小星的殒落

台湾史学家兼杂文家李敖被捕快将五个月了，除了通讯社发表了两通稿，和香港的报刊发表了几篇二丑文人插科打诨和奴才帮凶落井下石的文章外，再也杳无消息。

李敖为什么被捕呢？在那样一个随便凭甚么一顶帽子就可压死一个人的地方，这个问题已属多馀。

李敖今後的命运如何呢？只要看看另一个杂文家柏杨的下场，这个问题也是多馀的了。

这个被台湾的“愤怒青年”奉为偶像而被“正人君子”们骂为“文化太保”的青年杂文家，对于他的对手的“仁慈”和所谓国际人士的“舆论”，虽然多少还存有过神真的幻想，但也早意识到自己将面临怎样的下场了。

在八九年前他就为自己写下了讖语：“像一个遊方卖药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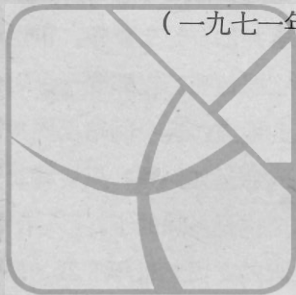
七年前，他更感觉到他将注定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殉葬了，他说：“如果时代不许你的光芒再大，那么，殒落吧，你这

颗小星！”

吞下了毒酒的李敖终于殒落了。那黑暗的天空真的容不得即使是这么微弱的一星光芒。

由於生活环境的局限，李敖的思想认识是有严重缺陷的，他看到黑暗，却见不到光明，他截穿了虚伪，却找不到真理，然而他是台湾敢於说几句话的极少数作家中的一个，而且始终保持威武不屈的气节，在那样的环境，这点勇气就已足以令人钦佩。正因这样，我们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七日)



据
“文艺
本
行人”
美化“
这
或者简
无非是
“
就是：
本
论也正
据
下来的
社会颓
这
当

艺术和色情杂交论

据说色情歌曲原产地兼加工地台湾有一班人正在搞什么“文艺歌曲流行化，流行歌曲艺术化”的把戏。

本地的某些报刊上，也有些自认并非“专家”亦非“内行人”，但却关心所谓“流行”歌曲的人在大发什么改良和美化“流行”歌曲的伟论。

这些人说的“流行歌曲”，其实就是“黄灰色歌曲”，或者简称之曰“色情歌曲”也行——因为这一类歌曲的主题无非是“色”和“情”两个字。

“文艺歌曲流行化，流行歌曲艺术化”这句口号说穿了就是：“文艺歌曲色情化，色情歌曲艺术化。”

本地的“非专家”和“非内行人”所发的流行歌曲改良论也正是後面一句：“色情歌曲艺术化”。

据说文艺歌曲和色情歌曲经过这样的“杂交”之後，生下来的就是“注入了新生命”的“优良歌曲”，可以“改革社会颓风”了。

这样的论调是不是站得住脚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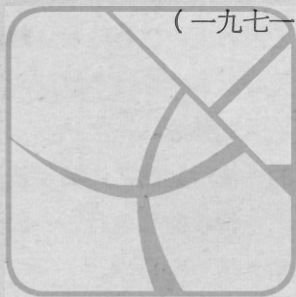
当然站不住脚。这无异於“维他命毒药化，毒药维他命

化”。结果怎么样？掺入了毒药的维他命变成了毒药，而掺入了维他命的毒药却仍然是毒药！这一来两者都能毒害人命了！

实际上打扮成艺术歌曲之後的色情歌曲，比之赤裸裸的色情歌曲更具危害性，这正如裹上了一层糖衣装扮成维他命丸的毒药一样，更容易诱人误服丧命。

提倡“流行歌曲艺术化”的论客，其居心也真够阴险恶毒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



发展
足是个十
均所得”
我们
也经常
讨会，或
有些
们不喜欢
此，若要
饮食习惯
另一
食物生产
和蛋类生
最妙
人民“不
牛奶这类
专家

营养不足的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特别是乡村区的劳动人民营养不足是个十分普遍而严重的问题，即使是一些据说是“国民平均所得”近千元的“繁荣”国家也存在着这个问题。

我们在报刊上经常看到有人提起这个问题，“专家们”也经常在全国性的，区域性的甚至於国际性的形形色色的研讨会，或什么大会上针对这个问题发表伟论。

有些专家说，人民缺乏营养是因为饮食的习惯造成，他们不喜欢吃蛋白质含量丰富的食品，如蛋类和肉类等等。因此，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教育人民，使他们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多吃营养丰富的食物。

另一些专家则说，发展中国家生产落后，蛋白质丰富的食物生产不足，故须大力发展畜牧业，增加家禽家畜等肉类和蛋类生产。

最妙的是有一个联合国的什么专家竟说亚洲国家的某些人民“不喜欢”吃奶品，那是因为他们肚子缺乏酵素，吃了牛奶这类的东西会肚子痛。

专家们的“专”不可谓不“专”了，他们从人民的头脑

一直探研到肚子里去，可是完全没有或者故意不要摸到问题的根源。

实际上，问题的根源既不在头脑也不在肚子里，而是在腰包里，营养不足的问题是个贫穷问题，鸡肉鸭肉和牛奶蛋类比蕃薯叶，蕨苗和鹹鱼头更富营养，而且更加美味，这个浅显的道理，即使是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也还明瞭的，那里用得着这些专家的教训呢！

(一九七一年九月廿九日)



近
翻
有十宗
这不过
在
性占八
据
(一)
(二)
(三)
(四)
除了
际上也就
钱求医才
无论
当然
高兴，而

问题

是在
牛奶蛋
这个
那里用

九日)

自杀和防自杀

近些时来，自杀风气似乎愈来愈盛了。

翻查近一个月来的报纸，粗略地统计一下，单在西马就有十宗之多，这就是说，每三天就有一宗自杀案件发生——这不过是根据报上的报导计算，实际数目可能更多。

在这十宗自杀案中，死亡者十名，获救者二名，其中男性占八名，女性四名。

据报导，自杀原因如下——

(一)为情所困——三宗。

(二)久病厌世——三宗。

(三)赌博失利——一宗。

(四)原因未明——三宗。

除了“原因不明”一项不说，其中“久病厌世”一项实际上也就是“经济问题”，因为这些人都是因久病不癒，无钱求医才萌厌世之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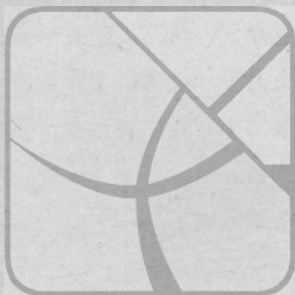
无论是为情，为病或为赌自杀，这都是一项社会问题。

当然，这样的全无“学术性”的说法是难免使一些人不高兴，而提出反对的。不久之前就有某专家大搬生理学的伟

论，说什么女性自杀是因月经作怪，妄图遮蔽自杀案件的真正根源。

据说本邦正有一批“好心人”在落力倡组“防止自杀协会”之类的东西。俗语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本是功德无量的事。但是，自杀的根源没有拔除，单凭一番“好言相劝”就防止得了自杀案件的发生吗？答案是：未必罢！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



排
见乌云
到场放
夕
当天令
两三分
这
如果老
法术”
生，这
主
动会没
醜。
然
洁的小
(一
毫无疑

逐雨趣剧

报载中马某地某华文小学最近举行运动会，主办当局因见乌云满天，恐怕下起雨来，有碍比赛之进行，竟敦请巫师到场施法，驱逐雨云。

效果如何呢？据记者报导：“说起来倒是非常有趣”，当天邻近一哩之外，大雨滂沱，可是运动会场除了洒下一阵两三分钟的小雨之外，就没有再下过雨。

这件事说起来，可真的是“非常有趣”的，试想，当时如果老天爷不给脸，命令雨水照下不误，所谓“巫师”的“法术”失灵，主办当局面对着一群被淋成落汤鸡似的小学生，这情景是多尴尬，多没趣呀！

主办当局总算是幸运的，当天虽下了一阵小雨，但对运动会没有影响，这就足以堵住反对迷信者的口，不必当场出醜。

然而，另一方面我却不得不为这间学校的千百名天真纯洁的小学生们担忧，因为——

(一)他们所尊敬的师长所导演的这一幕施法逐雨的把戏，毫无疑问将会在他们纯洁的脑海里撒上一层迷信的毒素。

□今後，倘若有那一位华文教师以“迷信的害处”这一类的题目叫他们作文，那就要使他们给活活闷死，无法缴卷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把戏虽是“非常有趣”，但是，为了孩子们着想，身负教育下一代的重任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们，还是不玩的好！

（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七日）



日本
黑暗，悲
“皇
雾。姦淫
之。在日
之外，无
现在
来，人们
听人谈起
和平的人
惕。
但是，
地妄图掩盖
军国主义的
近来则
“德政”，
血腥暴行。

皇军的“德政”乎？

日本“皇军”侵占我国的三年八个月，是我国历史上最黑暗，悲惨的一段日子。

“皇军”铁蹄所及之处，都笼罩着腥风血雨，愁云惨雾。姦淫，杀掠，奴役……种种令人髮指的暴行简直无日无之。在日军的残无人道的恐怖统治下，人民，除了日军的爪牙之外，无不过着地狱般的悲惨日子。

现在虽已时隔四分之一世纪，但是提起这段悲惨日子来，人们记忆犹新。别说是亲身经历过这场洗劫的人，就是听人谈起，也会感觉恐怖和愤怒。正因如此，全东南亚爱好和平的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积极扩军备战保持高度的警惕。

但是，另一方面，却有一小撮别有居心之徒，处心积虑地妄图掩盖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事实，把东南亚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诬指为“盲目反日”。

近来则更有一些人居然以暗示方式颂扬日本皇军当年的“德政”，企图模糊人们的视线去冲淡当年日法西斯军人的血腥暴行。例如十月卅日某报言论版上的一篇文章就有如下

一段论调——

“……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在日本皇军占领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社会治安出奇得好，几乎可与“夜不闭户”相媲美，宵小鼠贼之辈，或目睹，或听说皇军“杀头”以惩罚偷鸡贼的作为，早已丧胆，那里敢出来做“无本生意”，更遑论结夥持枪掠劫了。”

用不着“四十岁以上的人”，就是稍涉世事的十多岁的中小学生都知道，这位作者说的是一百巴仙的荒唐的骗话。当此日本军国主义者蠢蠢欲动的当儿，这位作者製造这样的谎言，这家报纸刊载这样的文章，真是居心叵测！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日)

东
成灾，
人遭殃
与
涨……
河
河
又如何
翻
百几十
牛
统统都
每
什么动
物价还
说是
物品起价

顶的三
不闭户
头”以
注意”，

多岁的
骗话。
这样的

三日)

两涨一落百姓苦

东北季候风来临，雨水绵绵不绝，到处河水高涨，氾滥成灾，老百姓——特别是乡村区的贫苦人民不知道又有多少人遭殃。

与此同时，本邦的物价也像汹涌的河水，不断升涨，升涨……最受打击的还是贫苦大众。

河水虽涨，总有降落之时，然而，物价一涨兮永不落。

河水氾滥，说是天灾无奈何，百物腾贵，这人为的灾祸又如何？

翻翻一年来的记录，先後宣佈起价的物品，少说也有一百几十种之多。

牛奶，牛油，饮品……以至於虾米，葱头，江鱼仔……统统都起了价。

每一次的增价，除了几声叹息，除了一声“警告”之外，什么动静都没有了，然而，叹息尽管叹息，警告尽管警告，物价还是照样猛涨不停。

说是代表消费人利益的“消费人协会”，过去每当一项物品起价时，少不免作一番“调查”，发一轮文告，提出几

声“抗议”，然而近些时来，似乎连“调查”，“抗议”的玩意也厌倦了——这也难怪，因为这一切玩意是白费心机而已，全无作用。

至於有关当局呢，只听说采取了一项“措施”，那就是：全部货品必须标价。

是的，商店里的货品都标了价，没涨价的货品标的是原价，起了价的则标新价；同一项货品，在一个月內可能重标几次价格，每标一次，就跳高一步！

单靠“标价”如何能“遏止涨价”呢？这一层却只有天晓得。

河水涨，物价涨，胶价却一泻千丈，长此以往，老百姓的日子怎样过呢？这也只有天晓得！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最
不
赞同”生
深蒂固的
以
倒是很引
华旗
万确的事
不可否认
但是
的事。所
就是彻底
华语
容易办到
一个
济结构分
值观念和

议”的
心机而

那就是：

的是原
能重标

只有天

老百姓

十五日)

半空里的“革命”

最近有三两个人谈论华族社会的“精神革命”的课题了。

不久之前，某部长也谈到这个问题，并且表示“衷心的赞同”华人社会进行精神革命，以铲除“海外华人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

以一位在朝的政界人士，竟起而提倡“精神革命”，这倒是很引人注目的。

华族社会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残余”，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华族社会有必要来一场脱胎换骨的变革，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但是“精神革命”这题目毕竟太大了，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所谓“精神革命”，那是指精神面貌的全面翻新，也就是彻底改造世界观。

华语中有句成语“洗面革心”，“洗面”是皮表功夫，容易办到；至於“革心”则非动大手术，经历大痛苦不可！

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念，是跟这个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分不开的，有怎样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产生怎样的价值观念和世界观。要改造世界观和价值观念，不得不先改变

社会经济结构，撇开社会经济革命不谈，而空谈精神革命，这是把马车放在马前面，本末倒置。绝不会“革”出什么东西来的。

记得一两年前，巫族社会中也曾经响彻“精神革命”的呼声，但有一位著名马来学者赛胡先阿里指出，“革命”这个词儿，在英文的原意是“旋转”（REVOLUTION）。车轮吊在半空里是“转”不到那里去的，要“转”就得先触着地面。

这话真是蛮有意思的，我看今天来谈华族的“精神革命”，恐怕也还得先从“触着地面”做起吧！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廿九日）

在香港
誌，最近刊
对星马两邦
的攻击和
“打
目混珠，
“……
几点（按
不必低格
照样会有
骗钱才是
“比
不肯承认
那幅看不
这篇
观众的水
部份责任

命，这
么东西

命”的
命”这
车轮吊
着地

神革

九日)

“星马通讯”的尾巴

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专以造谣生非，贩卖毒素为业的杂志，最近刊载了一篇题为《星马的影评》的所谓《星马通讯》，对星马两邦的几家华文报上的影评作了卑鄙无耻，阴险恶毒的攻击和漫骂。这篇文章的狂妄恶毒程度可见於下列字句：

“打开天窗说亮话，此类影评人之写形评，不过企图鱼目混珠，骗取稿费而已。”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星马的影评界皆能完全做好这几点（按：指所谓“影评家”约翰西蒙的话），但是他们却也不必低格到为钱而写影评，既然贪钱如命，何不写宣传稿，照样会有稿费的，别人也不会有话说，以“影评人”做幌子骗钱才是卑鄙的手段……”

“比起外国来，星马的影评水准的确落后，却有人依旧不肯承认，摆起一张“爱国”脸孔，骂人崇拜西方的月亮，那幅看不起人的样子才最叫人看不起。”

这篇文章对影评人恶毒漫骂一番后，还尽情污蔑“星马观众的水准普遍低落”，而且栽赃诬告影评人应对此“负一部份责任”。

这篇东西既标明是《星马通讯》，其作者当是星马人无疑，身为星马人，却歪曲事实造谣生非，在香港的杂志上肆意污辱星马人民，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道理”就在文章的尾巴上——

“对电影比较关心的影评文字似乎只能在星马出版的《学生×报》（以下简称学报）上看到……美中不足的是，在《学报》上执笔写影话的……人数不多，笔者希望以后将有更多热爱电影的年轻人加入这个阵容……”。

写这篇东西的是那一种物类？存的是什么居心，难道还不昭然若揭吗？为了星马两邦的新闻界，影评作者，以及广大的电影观众的尊严，我们有必要对这种厚脸无耻的造谣家进行狠狠的反击！

（一九七二年一月五日）

大
播映的
是马来
写“富
要，死
有“能
任感。
改
诚如马
他语言
嬉皮笑
和大起
西，戏
西，岂
民的生
活，戏
反映生

人无
上肆
文章

的《
，在
将有

道还
及广
谣家

日)

反映什么生活？

大马电视台戏剧组主任马穆宣佈将进行大改革，使该台播映的戏剧节目“呈现新面目”。他指出过去的戏剧，尤其是马来戏剧只是“使人感动和哭泣”，这些剧本通常都是描写“富人是魔鬼，而穷人皆善良，强调现世的物质享受不重要，死后荣归天国。”他认为这样的戏剧已经落伍，今後该有“能反映大马人民生活的戏剧，培养观众对社会福利的责任感。”该台準備编製以各族生活为题材的戏剧。

改革电台的戏剧节目，这确实是亟待进行的一项工作，诚如马穆所说，该台一向播映的戏剧（不管是马来戏剧或其他语言戏剧）都已经落伍。这些以哭哭啼啼，呜呼哀哉或是嬉皮笑脸，油腔滑调为能事的粗俗东西，除了令人神经衰弱和大起鸡皮疙瘩之外，一点好处都没有！剧作家写这样的东西，戏剧工作者演这样的东西，电视台摄製和播映这样的东西，岂不是白费时间和金钱？马穆强调戏剧必须反映各族人民的生活，这观点一点儿没有错，凡一切艺术都应反映生活，戏剧既然是艺术，当然也得负起这个使命。不过，如何反映生活？这个问题却颇值得深究。

像马穆说的那种以宣扬消极的出世思想，和强调现世物质享受不重要的“描写富人是魔鬼，穷人皆善良”的戏剧固然是浮浅和庸俗。反过来说，把穷人描写成魔鬼，把富人描写成天使，大肆宣传现世享乐主义的，也绝非好东西——这就不仅是浮浅粗俗，简直是下流恶毒了！我相信各族人民所乐见的绝不会是这两种东西。

在艺术上，所谓“反映生活”，正确的含义是指忠实地刻划生活中主要的矛盾现象，揭示其本质：对醜恶一面施以袭击，对光明的一面加以颂扬。鼓起人民大众改革社会的热情和争取美好生活的斗志，并且为他们指示可走的正确方向。

那一些戏剧工作者（包括剧作家）是否敢於改造自己，扬弃以往的错误的创作态度和艺术道路，而负起这一项伟大的使命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九日）

正月廿
的翻译问题
读者大概都
“可怜
“鸟兽
这诗就
搞出大笑话
物译成“半
奶路”。
鲁迅这
张翻译“与
误译妙文。
所谓老
字过纸”那
闻和不学无
不管读者死
大报最近就

虽调现世
”的戏剧
把富人
东西——
各族人民

指忠实地
面施以褒
会的热情
确方向。
造自己，
一项伟大

十九日)

妙译共赏

正月廿四日“频”君在本栏谈到电台和报章对人名地名的翻译问题。说到翻译，故事可多囉。喜读鲁迅先生作品的读者大概都记得他的《教授杂詠四首》之一——

“可怜织女星，化为马郎妇。”

“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这诗就是讽刺当时上海某自命不凡的教授学者胡乱翻译搞出大笑话来。原来这位教授把罗马神话中的半人半马的怪物译成“半人半牛怪”，把英文银河（milkway）译成“牛奶路”。

鲁迅还有好几篇杂文是讽刺以梁实秋为祖师爷的一班主张翻译“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的所谓学者之流的误译妙文。

所谓教授学者搞翻译还不免闹笑话，可知翻译并非“搬字过纸”那么简单，而是必须认真对待的事儿。译者孤陋寡闻和不学无术固然是翻译闹笑话的主要原因，但与译者那种不管读者死活的不负责任态度也大有关系。例如本邦某华文大报最近就有很精彩的妙译出现。其一是国际新闻版的一则

小新闻把达尔文的身份译为“自然主义者”，稍有常识的读者一看就知那是“博物学家”(NATURALIST)的误译。

另一妙译则见於某政客的一篇谈话中。这家报纸的记者把“TO SEE THE WRITING ON THE WALL”这一句英文成语硬译成《看看牆上写着的字》。我相信没有见到原稿的读者一定在诧异牆上到底写着什么字呢？大字报乎？某某神医包医痔疮的街招乎？顽童阿财写的“×××吃大便”乎？但是稍有英语根底者一看就知这家报纸又摆乌龙了，原来《TO SEE THE WRITING ON THE WALL》的意思是：“看看危机迫在眉睫的预兆”。像这一类的字眼和成语，只要随便翻翻任何一本字典就能明白其含意的。译者连这样的“举手之劳”都不肯做，其对读者的不负责任态度可想而知了！

(一九七二年一月廿六日)

上
去。
在
远是个
塑造国
这件事
交流，
至於中
人
结，以
事提倡
行交流
有
学几句
文化交
这
……当

的读

记者

文成

的读

神医

？但

《TO

看危

翻翻

之劳

日)

交流什么文化？

上週谈到翻译的故事，这一来就联想到文化交流的问题去。

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文化交流似乎永远是个新鲜的话题。不管是谈论种族亲善，民族融洽，或是塑造国家文化和国家特徵的问题，人们少不免提及文化交流这件事。专家学者开文化研讨会，发表伟论，固然爱谈文化交流，政客名流写八股文章或讲演也不免提提文化交流，甚至於中小学生的作文，也谈文化交流的课题。

人们重视文化交流，把文化交流视为达致民族亲善和团结，以及塑造国家文化、国家特徵的手段，举国上下都来大事提倡，这当然是个好现象，但是，不同的文化应该如何进行交流呢？这个具体问题的答案却因人而异。

有些人认为，华人穿穿峇迪衣服，吃吃沙爹，马来兄弟学几句“饮胜”，或“恭喜发财”，或打打麻将，就算是“文化交流”了，这种见解往往见於名流政客的伟论中。

这种见解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对，峇迪衣，沙爹，麻将牌……当然也属於文化的范畴，但，这样的“文化交流”只能

称作“峇迪文化交流”，“沙爹文化交流”，和“麻将文化交流”而已，如此简单的“文化交流”对促进种族亲善、团结，或塑造国家文化是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的。

至於专家学者说的“文化交流”，则通常是指文学、艺术、以及人生哲学之类的交流。这一见解是比较高明了，但仍有一个问题须待解决，那就是：“到底要交流那一种文化？”譬如现在我们来提倡华巫两族的文化交流，身为华族子弟的我们，马上就得面对一个难题：到底要拿那一种“文化”来进行“交流”呢？

谈到“华族文化”，名目花样可真多得吓人，上面提到的搓麻将文化也是我们华族特有的“传统文化”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春秋祭祖，打斋酬神的文化，算命占卦、扶乩请神的文化，以及大块吃肉，大杯灌酒的“饮胜”文化……。如果把解放以前的号称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化也算在内，还有食肉寝皮，迎尸拜蛇的文化，有孔老二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才文化，也有张天师的炼丹服药，羽化登仙的神棍文化……。

华族的文化传统既是如此丰富多彩，在谈论文化交流的时候，就不得不先解决“应该提倡那一类文化？”这个大问题。要不然，把一些烂钢破铁之类的文化糟粕拿出来向人推销，即使自己脸皮不红，人家也未必领情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日)

斯文未丧 儒种犹存

有某文学博士在研究室里慨叹曰：在星马这个炎热的环境里，要寻找一个古道热肠的人，委实不容易了。

博士所谓“古道热肠的人”云者，乃指“濡染於中国儒家文化，终生服膺儒家思想，并且坚强肯定儒家文化价值，以实践这种价值为己任”者。简而言之，就是：彻头彻尾的儒术维护者。

在“星马这个炎热的环境里”，这一种人之难寻，是即使处身研究室外的凡夫俗子如笔者也觉察到了的事实。然而，尽管难寻，却也还没有完全死光。星马的一些学府里仍然不少这样儿的“古道热肠”之士，在摇头幌脑，口沫横飞地大讲孔孟之道。而在某些报刊上，也有几个这样儿的学者在“坚强肯定儒家的文化价值，以实践这种价值为己任”，甚至於在公堂的诉讼中，也有专家在大引孔孟之道的精华“满清律例”呢！正是斯文在此，尚未丧尽，博士可以安心矣！

不过，博士之感叹亦非全无道理，现在虽还能找到这末一小撮的“凤毛麟角”，但历史发展的规律毕竟是无情的。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这仅存的一毛半角终归也要绝种灭

迹。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绝灭就绝灭算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扼腕慨叹的，你瞧那儒家文化生长的“寒冷”的环境里，“古道热肠”之士不早就销声匿迹了吗？人家可没有痛哭流涕，呜呼哀哉，日子反而过得更加光彩。反观那举国上下都“坚强肯定儒家的文化价值，以实践这种价值为己任”的满街“古道热肠”之士的“宝岛”，却是乌烟瘴气，日暮途穷。由此可知所谓儒家文化思想也者并非什么可以起死回生的祖传膏丹丸散，所谓“古道热肠的人”，亦非可宝贵的什么“凤毛麟角”，相反的，正是这些东西把一个文明古国糟蹋了足足两千年有馀，正是这些东西，使这国家的老大民族几乎灵性全泯！这种东西，在“这个炎热的环境里”，没有滋生繁殖，不正是我们前世修来的好福气吗？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八日）

某
博
仰的死
“醇儒
博
终生服
种价值
文
题发挥
“中国
儒
栏中已
所
老二先
饰，发
王朝用
正因如

何物“儒家”？

某博士最近发表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悼亡文章。

博士在这篇文章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位他所景仰的死者是个彻头彻尾的受过“中国传统的儒家的洗礼”的“醇儒”。

博士扼腕浩叹：这位醇儒亡後，濡染於中国儒家文化，终生服膺儒家思想，并坚强肯定儒家的文化价值，以实践这种价值为己任的，真是凤毛麟角了。

文章虽题为敬悼某某人，但读者都心里明白，博士是借题发挥，他敬悼的与其说是一位“醇儒”，倒不如说是所谓“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更加恰当。

儒家文化思想是什么宝贝，有些什么价值？在前週五本栏中已略有陈述，但意犹未尽，有必要再说几句。

所谓儒家文化思想，简而言之，就是孔孟之道，是由孔老二先生手创，而经过二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增补修饰，发扬光大的一整套道德规范和哲学思想，是历代的封建王朝用来压制人民思想、禁锢人民感情的有效的统治工具；正因如此，有人称它为奴才思想，奴隶道德，而儒家文化不过

是“酱缸文化”罢了。

二千多年来，这一套所谓“儒家文化思想”就像一条毒龙盘据在中国的土地上，紧扼着中华民族的喉咙，使它几乎窒息而死。直到五十多年前，五四运动爆发，一场文化思想大革命风暴才动摇了它的根基，使中华民族重获生机。

美国总统尼逊最近一改其仇视和包围中国的政策，访华八日，据说美国人因此而“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由讨厌、敌视到欢迎、尊敬。尼逊这一举措使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於中国，一些通讯社和报刊也争相报导中国在各方面的成就，一改过去造谣诬蔑的作风。毫无疑问，尼逊亲眼看到的新中国，与当年列强（包括美国）瓜分掠夺的老中国相比，真有天堂地狱之别。

回顾这半个世纪来，中国走过的历史道路，我们肯定五四运动实在是中华民族新生的契机。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反封建、反侵略，而反封建正是打倒孔家店，彻底清算儒家的文化思想。然而奇怪的是，我们的博士却在此时此地来为孔老二招魂，我想，博士若不是在研究室里钻昏了头脑，或者对中国的现代历史一无所知，那一定是另有企图了。

（一九七二年三月一日）

两种道德

在此时此地，如果有什么人有心要维护道德，向人讲“培养崇高的德行”之类的东西，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了。

问题倒不在於我们社会的道德已沦亡，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到了没药可救的地步，而是在此时此地，所谓“道德”云者，是一种时刻变幻，早晚不同，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似乎完全没有固定的标准可以把握。

比如说赌博吧，俗语有云：嫖、赌、饮、荡、吹（过去“吹”是指抽鸦片，现在不妨包括大麻、吗啡、LSD……以及许多不知名堂的毒品在内），在这五害中，赌乃排名第二。应该是“不道德”的吧？其实不然，我们这儿的赌博是分为两类的：一曰：有礼申的合法赌博，一曰：无礼申的非法赌博。无礼申赌博是受禁的，有礼申者则不但不禁，反而被当作是一种“崇高的德行”般，大事提倡和鼓励。於是乎各式各样的“合法赌博”五步一站，十步一馆，男女老少咸受欢迎。

由此可知，决定一事物是否“道德”的标准并不在这事物的本质，而在於它是否有礼申。有礼申者则“道德”，

无礼申者，对不起，那是“不道德”的！

再说海淫贩毒的X片吧，过去是“不道德”的，故不准放映，后来“放宽尺度”，恩准上映，於是变成“道德”了，在公众人士纷纷反对下，当局又“收缩尺度”，於是又变得“不道德”了。过了一忽儿，说是要发展旅游业了，要用X片来勾引外国游客了，X片於是乎又变得“道德”起来了。“道德”与“不道德”的标准，竟然可以一年之中三调换。一件事的道德与否原来还跟外国游客的胃口有关的！

影检处为了“道德”着想，规定X片只准十八岁以上的观众欣赏。由此又可知，原来道德还有年龄之别，一曰：十八岁以下之道德，一曰：十八岁以上之道德！

辨别“道德”与“不道德”的手续竟有这样的烦难，那不是令人头昏脑胀，无所适从了吗？其实不然，若往深一层想想，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逻辑，原来，一件事之是否道德，乃决定於它能否为某些人生财牟利。若再往深一层探究，我们就会恍然大悟，自来所谓“道德”云者，不外两种：一曰：骑在上面胖胖圆圆的道德，一曰：压在底下干瘪枯瘦悲苦无告的道德。这两种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

（一九七二年三月八日）

动健康
该
吁青年
有些人
该
来势必
因为某
的嫌疑
例
应该“
看这个
圾废物
和促使
强调了
更

”不久

口吃人肉念弥陀

吡叻福建公会华乐队最近呼吁各社团和中小学校积极推动健康文娱，充实青年们正当的生活，防止黄色文化滋长。

该华乐队指挥蔡亚历君还特地揭露，有些社团一方面呼吁青年抛弃嬉皮式颓风，一方面却又举办灰黄色的娱乐，更有些人把灰黄色文化美其名曰“健康文娱”，而加以提倡。

该华乐队的呼吁是非常合时的，因为色情影片的捲土重来势必掀起黄色文化的浪潮。而蔡君的揭露尤其值得重视，因为某些社团和人士的确有打着“健康”旗帜贩卖色情毒素的嫌疑。

例如某个“文艺团体”的名誉顾问最近疾呼艺术工作者应该“通过其作品教育广大人群，促进社会进步”，然而看看这个团体的活动，却多半是在推销中国旧文化中的一些垃圾废物，这些东西虽还不至於有色情之嫌，但对于教育人民和促使社会进步毫无作用则是十分明显的事。实际上过份地强调了这些文化渣滓，反而恰恰有碍於改进社会的事业。

更好笑的是这个团体的名誉顾问之一，某“文化界前辈”不久之前还公然在报上写文章把某色情“歌后”捧上三十

三天，把色情歌曲形容成仙乐神曲。此公“教育”的是什么、“促进”的又是什么，不可想而知了吗？

这几天我们在报上看到某些“文化斗士”或“社会名流”表示反对X片，说什么不能拿下流的东西使青年沉迷女色，斗志消沉，什么“最终使人民受害”啦……说得慷慨激昂，好像真的一样。但是谁都知道说过这些话后，这些人马上又鞠躬尽瘁为黄色文化事业服务——办歌厅、捧歌星、出小报，一个个搞得风生水起，捞得油光满面，小汽车换大汽车，小洋房换大洋楼，原是个政坛上的落魄小丑，不旋踵就俨然成了个“社会领袖”的模样。

像这一类口吃人肉唸弥陀的东西，我们岂能让他披着块人皮到处招摇撞骗呢？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五日)

近
讲艺术
八股的
於
须反映
人民亦
深
步的现
过不吃
们一见
听到“
“反映
这
”这吓
民生活
家”下
映出来

为什么人而艺术？

近来吃政治饭的也来谈艺术问题了。政客不讲政治而讲艺术，讲者固然可以显得风雅不俗，听者也免了活受政治八股的罪，有谁敢说这不是件好事乎？

於是乎，主张“为社会而艺术”者有之，鼓吹“艺术必须反映国民生活”者有之，命令艺术家“深入民间，让乡村人民亦能享受丰富之艺术生活”者有之。

深入民间，反映生活，为社会人生而艺术——这正是进步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道路，当然更没有人敢说不对了，不过不吃人间烟火的“现代派”的尊贵艺术家则例外，因为他们一见“民间”两字就作呕，谈到“生活”就双眼翻白，一听到“社会”一词就神经衰弱，更不用说叫他们“深入”和“反映”啦。

这些口号虽是进步，但还是十分含混。“为社会而艺术”这吓死人的大题目别说啦，就说“深入民间”和“反映国民生活”吧。君不见一些穿着奇装异服，蓬头垢脸的“艺术家”下乡乎？足迹遍农村，不可谓不“深入民间”了，但反映出来的“生活”却永远是几张破鱼网，金山沟上的几根烂

木头，以及出浴的半裸村妇！

这样的“艺术”作品内容“丰富”是“丰富”了，但我们的乡村人民可不大能够欣赏和“享受”——其实要“享受”也不能，因为这些艺术作品是珍藏在艺术馆里，或是高价卖给有钱有闲又有慈善心肠的大人先生们，以供装饰厅堂或卧室之用的。

所以说，单单提出深入民间和反映国民生活这口号还是不够的。如果艺术真的要跟社会扯上关系，他首先得解决了“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

如果只为了自己过过艺术瘾，或食饱饮胀之余消消闷，那就拿些破钢烂铁堆堆砌砌，烧烧焊焊也就很过瘾了。如果是为了装点富人们的厅堂卧室，那当然是画画半裸村妇最上算。倘若真的要为占人口九十巴仙的劳动人民服务呢？那就非向那破鱼网和金山沟背後隐藏着的悲惨故事中去探求发掘题材不行了。

（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二日）

九个 A 1 的代价

每年的三四月都是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家长们神经紧张的时候，因为这是关系他们“前途”的大马教育文凭考试结果“随时可能公佈”的时刻。笔者生不逢时，赶不上科举时代那种放榜前后的奇观，但深信今日的考试放榜情况比之旧时必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是今日的教育比之古时普遍得多。

去年度的考试结果已经公佈了，一如往年，少不免有人欢喜有人愁。

前几天西报上报导说，有某学生考到九个 A 1，非仅是全校之冠，亦是全国之冠。

A 1 者，特优甲级也，大马教育文凭考试最多只许选考九个科目，故此生考到九个 A 1，乃是登峰造极，可谓好到离谱矣，其惊喜欲狂，自是不在话下。

在记者的访问下，这位青年照例谦虚一番后，公开了他的“成功秘诀”，那就是：每日放学之后，温课八小时，持之以恒，从不懈怠！

这样儿的读书精神自然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而他能有今

天的成绩，实在一点儿也不是僥倖。旁人完全没有眼红的理由。

你想想吧，八个小时的苦读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呵。若加上在学校上课的时间，这位青年每天花在读书（注意，只是“读书”！）的时间至少在十二三小时以上。先生，每日时间只有廿四小时罢了！廿四减十三只剩下十一小时，这位青年没告诉我们他是怎样利用这十一小时的时间，但以普通人言，一日总得睡上八小时的觉，十一减八，就只剩仅仅三小时了。又以常人而言，吃饭拉屎疴尿，洗脸刷牙……都是每日的“功课”，不能或缺，于是一天廿四小时刚好塞得满了。

如果笔者这“大胆的假设”没错儿，我们的结论就是：这位青年除了吃饭睡眠拉屎疴尿洗脸刷牙等等之外，所有时间都花在读书（注意：只是“读书”而已！）上面了！这九个A 1的代价可不小呵！

二三子，曾以彼为圣乎？非也，其“成功秘诀”是在於：牺牲人生一切美好的东西——只除了一张印上九个A 1的漂亮的文憑！

（一九七二年四月五日）

也算传统文化

小时候常见公路旁边竖着一方石碑，上以红漆书曰：“南无阿弥陀佛”，心里疑惑不解，不懂得这叫什么名堂，只当它是什么人的墓碑。

后来向有学问的长者请教，才知道原来这是用来镇压魔鬼恶魔的武器。碑上写一句佛家语“南无阿弥陀佛”，其意是借佛法之威力，以镇邪魔。故无论是什么种类的凶神恶煞，一见这“法宝”都要屁滚尿流，更遑论为非作恶了。

比如说阿狗仔的妈只顾搓麻将，或者听“奇情小说”和“方言谐剧”广播，让阿狗仔到马路上去玩儿，给汽车撞死了，当然，这“一切后果”应由恶鬼负起。隔壁阿牛仔的妈见了心寒，深恐这恶鬼什么时候也来打阿牛仔的主意，或者阿狗仔要来找阿牛仔做替身，於是就在发生车祸的路旁竖这么一块石碑，来镇压镇压。

这个玩意不晓得是那一个绝世天才搞出来的傑作，但历史悠久却是毫无疑问的。这跟所谓“七出”或“七去”的休妻法一样，算是“华人传统文化”精华之一吧。

但这玩意灵验不灵验呢？我自己不敢肯定，因为一来自

已不是什么华人风俗习惯专家，二来中国的文化史或风俗史上也无任何有关的记载可供考查，不像“七出”或“七去”休妻法那样，可以向《大清律例》或什么《海峡殖民地华人风俗习惯》之类的经典里去翻查，真是闷死人也。可幸前几天报上的一则趣闻终于给了我印证的机会。

趣闻说，森州某新村居民为了“驱逐可怕的车祸事件”，合力捐款，在村头村尾各建了“南无阿弥陀佛正罡”一个。以为这一来“撞车鬼”就没命了。谁知刚刚举行了“开光”仪式，其中一个“正罡”面前就发生了一宗惊险车祸。

记者说，此事引起村民“议论纷纷”，但却“莫衷一是”，“莫衷一是”者，没有结论也。看来这玩意的“灵验性”是仍然没人怀疑的，让我们祝祷“华人文化传统”万岁！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二日)

早
律例》
引，又
满清律
经拖过
为在那
律跟一
只衡量
更犯不
中，女
豪门望
例於我
然
了这儿
其可怪
到底是
所

何物“满清律例”？

早经埋葬历史垃圾堆下的满清封建王朝法典——《满清律例》，最近经我们的“华人风俗专家”在一宗出妻案中援引，又蒙法官接受为断案的根据，因此又被提起。什么是《满清律例》呢？相信不仅马来亚土生华人莫明其妙，就是曾经拖过辫子，做过满朝子民的老一辈华人也没几个懂得，因为在那样一个专制的黑暗朝代，人权根本没有保障，所谓法律跟一般老百姓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那个时期，官老爷审案，只衡量银两轻重就行，用不着援引甚么律例，男人要出妻，更犯不着请专家来搬弄什么“七出”法。在夫权主义社会中，女人不过是男人的奴隶罢了，只要女家不是有财有势的豪门望族，做丈夫的大可随心所欲，出之休之，悉随尊便，律例於我何有哉？

然而，这一部《满清律例》经“专家”一引，竟然变成了这儿的“华人传统离婚法”的根据，你说可怪不可怪？惟其可怪，我们就不妨翻翻老祖宗的历史，看看《满清律例》到底是什么东西。

所谓《满清律例》，顾名思义当然就是满清通用的法

律，这部律例并非满清人自己创出来的，而是沿袭自明太祖的《大明律》，这《大明律》又是一準《唐律》，而《唐律》则本於《晋律》，《晋律》是根据汉代的律，令，比增删编纂而成，於西晋泰始四年（公元二六九年）颁行。

自《晋律》颁行至清末这一千六百多年间，中国的法律大体相沿，无大改变，只是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修补增润，一代比一代野蛮残酷起来了。尤其是有关男女的法律，因为跟儒家的三纲五伦的礼教交媾，以至生出了《七出》，《三不去》之类的东西。（《七出》见於《大戴礼记》，又见於《家语》，《唐律》，《宋律》均收，《明律》无文，《满清律例》则列在附註。）《满清律例》因为是最後一部封建王朝法典，可谓集历代压制性的野蛮法律之大成。故五四时代有“四川省隻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美号的吴又陵先生曾这样指出：孔孟之道在《六经》，《六经》之精华在《满清律例》；而《满清律例》则欧美人所指为代表中国尊卑贵贱阶级制度之野蛮者也。

这套野蛮的法律苦了中国人一千多年，他们作出偌大的牺牲，好容易才把它扫除了，谁知几十年後的今天，又被人从垃圾堆里挖了出来，硬说是“华人的传统风俗”，你说可恶不可恶？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九日）

文化贼和文化灾

马来亚大学马来研究系正大事蒐集有关马来语文文学以及社会，文化，历史的手抄本，旧书刊等资料，以供研究。

系主任泰益·奥斯曼教授说，马大图书馆所收藏之马来文献并不丰富。目前一些外国大学正在出高价搜购这方面的资料，因此马大必须与之竞争，尽量搜购，以免珍贵文物外流。

研究马来文化史，尤其是马来旧文学者，每有文献不足之叹。马来文献缺乏，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历经天灾人祸之劫而湮没失传，另一方面也是大量文物外流，有以致之。

谁都知道，殖民地主义者的滔天罪恶，除了领土侵占和经济掠夺之外，还有“文化掠夺”一项。世界上所有殖民或半殖民地的人民无不尝过这个苦头，马来亚当然也不例外。

在殖民地时代，殖民地官员以及他们御用的学者专家之流，千方百计，连偷带抢地大肆搜括被统治民族的珍贵文物，一箱箱，一船船地运回他们的国家去，收藏在博物院或图书馆里，有些则成了学者专家的私产。

英殖民主义大功臣莱佛士就是曾经大肆搜括马来文物的

著名“文化贼首”之一，根据文西·阿都拉的记载，莱佛士曾经搜购了大量马来珍贵典籍，装箱运回英国，结果途中轮船失火，这批文物全数葬身大海，这件事使文西·阿都拉这样一个莱佛士的狂热崇拜者也不禁扼腕浩叹。

据统计目前收藏在英，荷，德，法等国的大学，图书馆及博物院中的马来典籍（其中多半是珍贵的抄本）多达四五千本，这就难怪剩下在本国大学中的书籍寥寥无几了！

（一九七二年四月廿六日）



就是：
经济
这
教信
者的目
民》，
的非
上
唯心
要判
的怪
消
济基
些时
想态
人物

巫族穷根所在

对于马来民族的贫穷现象，有一种“传统”的解释，那就是：马来民族生性乐天知命，得过且过，不思求进，故在经济上落后。这种见解流行于一些无知的俗众中间。

还有另一种解释，是说马来民族的落后乃源自他们的宗教信仰中的宿命论思想。这种见解常见于洋杂或土产专家学者的巨著伟论之中。例如史维夫特（M. Swift）在《马来农民》，柏京逊（Parkinson）在《乡区巫人经济落后的非经济因素》一文中，就都持这一种论调。

上述两种见解基本上并无不同之处，同样是倒果为因的唯心谬论。从这个观点来看待贫穷问题，自然就生出“如果要铲除贫穷，首先得改变人民的思想态度”这一类似是而非的怪主张来了。

消灭贫穷只须改变一下思想态度就行，完全不必触动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那当然是很“便宜合算”的事，难怪近些时来这一种论调颇得了势力，“改变生活方式呀，改变思想态度呀，改造价值观念呀……”这一类的词儿也就成了大人物的口头禅。

马来民族的贫穷落后，果真只是个“思想态度”的问题吗？对马来社会经济结构有很广泛深入的实地调查研究的马大讲师赛胡申阿里最近在一篇文章中有很好的解答。他说，所谓巫人相信命运以致落后的论调，无视于这个事实：有一部份巫人顺应了经济教育的变更，取得了个人的成就，而本邦的另一一些人民虽不相信命运，却像马来农民一样一穷二白。

因此他指出：贫穷的真正根源其实在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这种制度造成了土地和财富的集中，其结果就是一小撮人霸占了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源和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大多数人却无田无地，收入低微，在贫困中渡日。

他认为这种情形不仅反映于乡村社会，也反映于全国社会层次。

(一九七二年五月三日)

灭蝇

这儿

蝇、

几隻

清律

的功

大清

哉！

若诗

烈、

头拍

就是

灭蝇仙方

据说埃及政府苦於苍蝇为患，决定要向中国求援，派遣灭蝇专家队前去剿灭这讨厌的虫豸们。

又据说，八打灵有某居民在报上阅此消息後说：“我们这儿鼠类们也太猖獗，何不也向中国请教灭鼠之计！”

从报刊上和曾遊历中国的人口中，我们知道，中国在灭蝇、灭蚊、灭鼠方面，确乎是成功的，要在那儿的街市上找几隻苍蝇、蚊子或老鼠，恐怕要比在我们这儿找个精通“大清律例”的专家还难。

可是我怎样也不相信这是什么“专家”的锦囊妙计所收的功效。说“专家”，我们这儿难道没有“专家”吗？连“大清律例”专家都有，何况是区区灭蝇灭蚊灭鼠专家而已哉！

从一个曾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十五年的英国外科医生洪若诗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中国的卫生运动是一场非常激烈、彻底、艰苦的全民的斗争，并不是大人物手执扫帚在街头拍了照分送各报发表的玩意。如果说有什么秘诀的话，那就是：动员每一个人，使到“六亿神州尽舜尧”，而不是听

什么专家在冷气室里说昏话！当然这样一场全民的清洁运动必须有一场“社会清洁运动”在先，扫除了一个“私”字，然後才能生劲。

这样儿的“秘诀”，在以“私”字当头的社会里有个屁用？於是乎，我们不妨构想一篇《埃及（当然别的什么国家也行）官员海外求灭蝇仙方记》如下——

官员请学灭蝇，对曰：“吾不如专家”。请学清洁，曰：“吾不如大人物。”官员出，子曰：“小人哉，官员也。上要灭，则民莫敢不灭，上好洁，则民莫敢不洁，上好革则民莫敢不改革，夫如是，则四方之民，男女老少总动员矣，焉用‘专’！”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

是此地
的巧合。
者大举
上出现
死抗战
当时的
两种势
他当然
求学”，
累，他
并跟妥
他终于
辉的大
今天
大时代
只顾追

方 帽 子

一部旧片子——《方帽子》在首都一家戏院上映，正好是此地一间大学举行毕业典礼的前夕，这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巧合。《方帽子》的时代背景是卅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举侵华的时刻，在这国难当头，民情鼎沸的当儿，政治上出现了两条路线，两大阵营，那就是“妥协投降”和“誓死抗战”。这两条路线两大阵营的激烈斗争也清楚地反映於当时的学府中。方帽子主角李树华，一个大学生，被夹在这两种势力的中间，不知所措，他本性善良，也不乏正义感，他当然知道在这生死存亡的民族大危机中，再也不能“安心求学”，然而一半由於认识的不深，一半由於私人情感的牵累，他曾一度违背自己的良心，走了“安心求学”的道路，并跟妥协投降派携手合作。但是受了残酷的现实教训之後，他終於醒觉过来，摆脱了私人情感的羈绊，跟大夥儿走上光辉的大道，参加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

今天我们这儿的大学生虽然没有生活在那样一个动盪的大时代中，但是他们同样面对两个抉择：要迷恋一顶方帽子，只顾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呢？还是毅然摆脱这一切诱惑，决

心走为人民群众谋幸福的道路，把自己的智慧学问奉献给改变大众命运的伟大事业？这对于我们的已经戴上方帽子、将要戴方帽子或希望戴方帽子的青年们，是一个严重的考验。

不必说，在此时此地，选择前一条路的人毕竟占绝大多数，然而看了近些时来，马大华文学会的一连串活动，我们感到欣慰，走後一条路的人也正多起来了。

马大华文学会在《春自人间来》晚会表演的《替谁争气》一剧中，工友王志坚说的一句话是值得我们的有志於戴方帽子的青年们深思熟虑的，他说：“书是要读的，但要看你读书是为什么人……”

我们常听到大人物说：“大学生是珍贵的‘资产’。”诚然，专门人才和专门知识是可宝贵的，但是，专门人才必须跟人民群众结合，专门知识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而不是充当剥削宰割他们的凶器，否则，它不但不是珍贵的“资产”，反而成为人民群众的死敌了。

（一九七二年五月七日）

非
因为在
而皇之
个人自
非
舆论。
友敌，
也就完
我
军事侵
竞选，
招牌背
行袭击
伊
者尽管
大多数
舆论声

所谓“个人自由”

非正义事业维护者最津津乐道者莫过於“个人自由”，因为在这个名堂下，一切卑鄙无耻下流肮脏的勾当都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若是什么人斗胆说他的不是，那就是“侵犯个人自由”，罪名之大，真可以压死人而有馀！

非正义事业维护者最恐惧憎恨者莫过於是非观念和公意舆论。因为人们一懂得明是非辨黑白，跟着就会分爱憎，别友敌，公意舆论一旦形成，发挥力量，非正义事业的好日子也就完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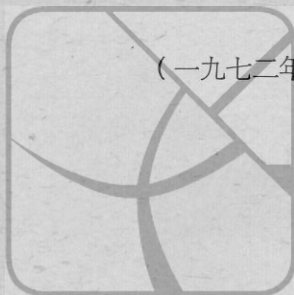
我们看一看古往今来，人类史上一切非正义事业，大至军事侵略、经济掠夺、杀人放火，小至色情文娱、“皇后”竞选，和性爱电影的维护者，无不蜷伏在“个人自由”这块招牌背後，鬼鬼祟祟或明目张胆地对明辨是非的正义言论施行袭击。

例如性爱电影的放映，最近已引起了十分广泛谈论，论者尽管各有不同的动机，但是为了顺从人民的愿望，他们绝大多数都表示强烈的反对，这一些言论已汇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声势，而且正在发生效力。

这情势对于非正义事业无疑是一种威胁，於是维护非正义事业的论客就从“个人自由”的甲壳底下伸出头来了——

“社会心里趋向与公意形成的过程不见得完全可靠”呀，“过份强调成人电影的是非问题所带来的反宣传效果，是如何的不值得”……如此这般“平议”和嚣叫，其目的无非是叫人莫“侵犯个人自由”，但正如某君指出的，“自由就像一个铜板，你非得瞧瞧它的两面不可”。

这些“平议”客维护的是那一面的“自由”呢？毫无疑问：那是“作奸犯科的自由”！



(一九七二年五月廿四日)

这
造出来
若
神话欺
惑，而
叛的反
众欢迎
可
给轰破
瞪口呆
後，他
—
文娱！
说
演员为

文 娱 神 话

——健康文娱“曲高和寡”。

——健康文娱不合大众胃口。

这是黄灰色文化贩子及其代言人为了诬蔑健康文娱而编造出来的神话。

若只看健康文娱活动寥落冷淡的表面现象，是很有被这神话欺蒙误导的可能——事实上也正有许多人给这神话迷惑，而且当中还有一些自认是“健康文娱界人士”在。在毒贩的反复宣传和无知者的随声附和之下，“健康文娱不受大众欢迎”这神话就交了好运，几乎提升到了“真理”的地位。

可是当银星艺术团到吉隆坡演出时，这神话就倒了霉，给轰破了一个大缺口。那种空前热烈的场面使毒贩们一时目瞪口呆，张皇失措，然而也仅是“一时”而已，惊魂甫定之后，他们马上又抓了一把烂泥，把这缺口给糊上了。

——观众们只不过争睹明星风采而已，那里是欣赏什么文娱！

说真的，此时此地明星崇拜狂者为数不少，但称银星团演员为“明星”，则也许有人要反对的，无奈据秃橡先生考

据辨别的结果，银星团演员确属臭“明星”无疑，而且这“银”字还令他联想到“银行”的“银”。

这一来你可有法子证明这神话是神话乎？没法子，真是没法子，只好气昏。

然而，最近这种神话又交了恶运，给铁铸般的事实碰得粉碎了。马大华文学会主办的“春自人间来”，全体演员都是平平凡凡的业余文娱工作者，没有半个是臭明星，可是反应的热烈绝不逊於这位先生所讚捧的“泪盈歌后”的演唱会。在这个铁铸的事实面前编造神话的族类可还有话说没有？我想是一定有的，不多时恐怕就有人大喊——

“健康文娱既是这般好，为什么不天天举办？”

这一问，可真是没法子回他了，只好气绝。

生在这神话的时代，而有这样天才的神话家，除了为铲除神话的根源而努力奋斗之外，你还能期望些什么呢？

（一九七二年五月卅一日）

清高
挤地
栏—
也格
前些
小说
唯一
家”
读”
然也
自己
个臭

文坛秽闻

文坛云者，在一般人心目中自然是个清高的地方，正因清高，所以人们争先恐后，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拥我挤地硬往上爬。可是挤上去的人一多起来，就难免像猪圈牛栏一样，搞得满地污秽，臭气薰天。

我们这儿也有一方小小的文坛，惟其坛小人多，故挤得也格外厉害，挤得厉害，污秽也就愈多，这是意料中事。

提起我们的文坛秽闻，可真是“一百岁唔死都有新闻”。前些时，某“青年作家”演了一齣《荒谬剧》，一身兼扮“小说家”和“批评家”两个角色，化名写文章吹捧自己为“唯一有水准的小说家”，结果给人拆穿，落得个“自读文学家”的美号。

这是个落魄潦倒，走投无路的傻小子，大概是“穷而自读”，算不得出奇，出奇的是某华文大报的堂堂主编老爷竟然也“照版”来这一手。

既是堂堂主编，手法自然比傻小子高明，他阁下除了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自导自演，自吹自擂之外，还结纳了三两个臭气相投的弟兄，互相吹拍，互掷高帽。一忽儿说要“出

版专集”，“组织××俱乐部”，一忽儿说要“举行××版十大作者竞选”，同时还弄一些“读者”来函，说什么“我最爱读××先生的杂文”……诸如此类的肉麻透顶的话，满以为这样儿就可以挤上文坛，窃踞一个小山头，竖起黑旗，自封寨主，和一班小喽囉大秤分肉，小秤分金，大块吃肉，大杯喝酒了，谁料还是逃不过读者的眼睛，卑劣的伎俩终给揭穿，醜态毕露，使人笑脱大牙。

今後如果谁有闲情写一部《马华文坛登龙术大全》，这就是绝好的材料，可以写上一大章。如要写一本《新儒林外史》，那就更不能遗漏这一个足以代表廿世纪七十年代一切文妖文丑的活标本。

(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日)

以禽
经陞
究竟
统称
概是
“人
采声
知道
的唾
阁下
文家
他说

从人性谈到狗性及狗选

“公意不可靠论”的贩毒摊子给踩烂和拆掉之后，那些以禽兽自比的杂文家就感到“痛心疾首”，怀疑“人性”已经堕落，要哀求“人类学家”为他“求证人性”了。

这伙人之中有的自认是乌鸦麻雀，也有的自诩是大象，究竟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但其为禽兽则一，我们不妨统称之为“禽兽杂文家”吧。

禽兽杂文家不谈“禽性”和“兽性”，却来谈人性，大概是以为这可以使自己显得高超不凡吧？其实嘛，这样儿的“人性论”拿到动物园里去骗骗猴子，也许还可以博得一阵采声，若想拿来骗人则未免太天真，因为稍有常识的读者都知道，他是把几十年前上海滩的鹰犬文人梁实秋吐在沟渠里的唾沫舐了上来，当万灵符水吞。

其实追究起来，“人性论”的祖师爷也不是梁实秋，他阁下也不过是拾了孟轲先生的馀唾——那就是我们的禽兽杂文家一向深信不疑的“人之初，性本善”的论调。

人性论者是深信人类有所谓“普遍的人性”的，实际上他说的“人性”不过是他这一伙的“性”，他们希望所有人

类都跟他同一个“性”，他贩毒，大家也跟他一起贩毒；他鼓吹脱裤子艺术，大家也跟着脱裤，这样事情就好办，天下就太平。可恶的是天下竟有异乎自己的“人性”在，这就难怪他痛心疾首，如丧考妣了。

其实在有阶级之分的社会里，所谓人性都染上阶级的色彩，就是说：怎样的人就有怎样的“性”。而绝对没有甚么“普遍的人性”。不但人没有普遍的人性，就是狗也没有普遍的狗性。例如狼狗凶狠恶毒，善於把守阔人的门口；猎犬敏捷刁钻，喜欢刺探跟踪；叭儿狗则“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最好跟在富家太太小姐身边舐舐脚跟；至於癫狗呢，其性狂乱暴躁，终日想到吠到，一无所长，只好去参加“十大癫狗竞选”了。

(一九七二年六月廿日)

灸，
法化

坦医
植手

天方
就。那

了西
奇经

地氈
他

不仅在

物，在
西。是

统的印

神话的衰亡

根据马华医药学院院长饶师泉报告，中医学，尤其是针灸，在欧美各国日益受到重视，有些地方甚至有使针灸“合法化”的趋势。

饶氏的观察应该是可靠的，因不久前，报载纽约爱恩斯坦医院的医生就曾给一个病人施行针刺麻醉，进行了皮肤移植手术。跟着又传来了美国医生认真研究针麻的消息。

回想仅仅数年前，欧美国家的一些人士仍然用了对待“天方夜谭”的目光来看待中国在保健医疗方面取得的新成就。那些孤陋寡闻而又顽固偏执的医药界人士，尤其认为除了西洋医学之外，其他一切种类的医学都只不过是旁门左道，奇经怪谈。单靠几根钢针就能治病，在他们看来，就如坐在地氈上就可升天一样的怪诞，别说研究了，连一顾也不屑。

他们这偏狭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不仅是中医学，也不仅在中国，就是东方国家的一切事物——特别是新生事物，在偏狭狂的洋人眼中都不是好东西，也不应该是好东西。愚昧，野蛮，落后，荒谬……这才是他们对东方人的传统的印象。这种印象的形成，主要的责任当然得由欧美国家

——尤其是美国执政当局的宣传机器（如报章，电台，电视，新闻处等）负起；但是一些被征用豢养或自愿投效的东方“学者文人”也颇尽了一份力量，如林语堂就是个好例子。

林语堂之流在“中国通”这幌子下，对中国人民的形象和精神面貌的歪曲、污蔑和醜化，真是不遗余力。他们所炮製的神话故事在西洋人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是有助於上述的偏狭心理的形成的。

然而，一切神话是必须在人们闭目掩耳的情形下才能生效的，人们一旦耳聪目明起来，神话就要丧失它的魅力，而走向衰败之路。

从饶师泉先生以及报章所报告的事实来看，神话的时代恐怕也快要寿终正寝了吧？

（一九七二年六月廿八日）

一样
但意
这句
者，
法。
他的
新闻
不久
节提
接触
古老
立主
是我
人心

恶霸语言

人类没有共同的“语言”正如人类没有共同的“人性”一样。人们尽管使用一种语言——同样的字眼，同样的词语，但意思却可以因人而异，甚至完全相反。例如“捍卫自由”这句最常见的口号，往往就有两种恰恰相反的涵义，在侵略者，是指“肆意侵略”，而在被侵者却是“抵禦侵略”了。

反过来说，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人也有完全不同的说法。流氓恶霸损了别人牙眼，却反责人家为什么把牙眼碰在他的拳头上。

像这类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例如最近台北美国新闻处在此间分发的一本《七十年代的美国外交政策》（即不久前尼克逊总统向美国国会提出的报告中译全文）其中一节提及中美交往历史背景，就有这样的说法：“最初的中美接触发展於一八〇〇年代初期，当时安全稳固而卓越超群的古老帝制中国刚刚开始使它自己适应外界的痛苦历程……孤立主义和致力於本国开发工作的美国主张中国领土完整，但是我们的以平等对待所有外国人的‘门户开放’主义在中国人心目中的意义暧昧不明。”

什么是“门户开放主义”？什么是“使它自己适应外界的痛苦历程”？如果不翻查历史，可真的是有点“意义暧昧不明”了。幸好坊间有一本美国人尼尔林和弗里曼合著的小书《金元外交——美国独立後至第一次大战时对外政策史话》可资对查对查——

“美国打败了西班牙并占领了菲律宾以後，决定更进一步控制广大的中国市场。但是，由於那时候的中国，已被其他的帝国主义国家划分为势力范围。因此美国便提出一个“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主义”来，藉此可以把商品侵入这些势力范围和其他国家在中国的租借地……”

“美国国务院以‘门户开放’政策为基础，协助美国的投资者在远东攫取其利益……”

原来“门户开放”是指“掠夺瓜分”；而所谓中国的“适应外界的痛苦”正是遭受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瓜分的痛苦。

你看，恶霸有恶霸的语言，良民有良民的语言，彼此怎样能够“共同”呢？

(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

反科学的科学论调

仰光的一个医师在曼谷说了几句讚美中医药的话，在吉隆坡的一位西医马上就动了肝火。

他说：中药一点儿也不神奇，中药不像西药曾经过科学的证明，能治无数疾病，中药未经严格试验，谁也不知其成份如何……

总而言之，从他的口气看，中医药是值不了一个铜板的，理由呢？是：“未经严格试验”，“谁也不知其成份如何”——一句话：不“科学”！

这样儿的论调的确很够“科学”，很能动人心魄的吧——不要忘记现在是连算命占卦看掌，甚至於神台上的香烛都电脑化，电气化了的伟大的“科学工艺时代”！

然而，这位“科学”的医生发了一通牢骚之後，却又坦白招认他对中医药“认识有限”，这就不免使他的言论的“科学性”像街边的“跳楼货”那样，马上打了“由三十巴仙至七十巴仙的折扣”。

这位医生担任医药协会署理秘书要职，受过六年严格的训练，另加一年实习，精通物理，化学，生物……那是没有

人敢怀疑的了，然而，他阁下是否唸过科学方法论之类的东西，真正了解科学的要义，或者唸过了，有没有及格，我是不免还有点疑问的。

医学我一窍不通，但科学方法论之类的洋书是翻过几册的，因此也知道科学讲究客观，实证，科学知识必须由实地的考察，加上推理，再经反复验证得来，故凭空臆测，胡说八道，绝对不是科学的态度！

这位医生只凭“有限”的认识，不加深究，甚至连中药的成份都一无所知，就妄下论断，一口咬定中医药不“科学”，则他所欲夸耀於人的“科学”到底能换几个香烟盒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二日)

西
医
因
为
如
女
想
，
随
中
国
草
出
我
意
这
来
驳
他
W
I
T
H
诗
是
英
忆
录
《
旅
华
十
他
关
某
些
这

知识闭结症疗法指要

上次提到某西医为中医药受人讚美而动肝火的事，对该西医的非科学态度说了几句不敬的话，但隔日便觉得无聊，因为对方读不读中文报纸还是个疑问。

如果有什么人在西报上说几句就好——当时心里这样想，随手翻开当天的一份西报，竟赫然发现一则题为“关于中国草药的事实和神话”的读者投书。这真出人意表，尤其出我意表之外的是这位读者的感想竟跟我的不谋而合。

这位读者指斥该西医不应该以一竹竿打翻一船人的谈话来驳缅甸的魏远利医师。

他忠告该西医应该去读一读洪若诗医生的书：《AWAY WITH ALL PESTS ……》，探究一下事实。（按：洪若诗是英国当代著名外科医生，曾在新中国工作十五年，其回忆录《AWAY WITH ALL PESTS ……》有中译本，书名叫《旅华十五年》）。

他说：“我无意向他的权威挑战，但希望他在未回答有关某些事实的疑问之前，先略略参考一下时新的资料。”

这读者投书无疑是一帖良药，但是，劝人读书增广知

识，这是“补法”，对于这位肝火炽盛，且兼肠胃积滞，热结膀胱，神昏谵语的病人恐怕使不得。

我认为对付这一类严重到事实和神话不分的“知识闭结症”，非得先投龙胆泻肝汤兼大承气汤，给他猛泻一下不可，而且大黄、芒硝和川朴非下一两不为功。

等到积破、热消、湿除、结解之后，肝火平息，肠胃通畅，这才投以洪若诗回忆录之类补剂，则庶几得救。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



谁
客
居
而
泄
函
纷
墅
不
当
物
见

毛虫比蛟龙 乌鸦赛彩凤

又是文坛趣闻，又是文坛趣闻，真的是：“三尺”文坛谁言小，群丑登场花样多。

话说有位常喜胡诌几句诗词，与一班商贾市俗，骚人墨客相酬唱的“古典才女”，最近被人嘲讽“身居闹市而赋山居……未见杜鹃之形，未闻杜鹃之声，身在四季如夏之乡，而有感物悲秋之篇”，就顿然失了她的“温柔敦厚”，为文泄愤，反唇相讥，不让鬚眉。

她为自己辩解道：《杜鹃》诗题之命原是某某诗社社长函嘱客串的，而且当时正值她的後院杜鹃花盛开，五色缤纷，红肥绿瘦，故即以《杜鹃》命题。

至於山居感兴呢，那是因为她身住山城，常在山岩郊墅，读书临帖，山居之幽雅，亭树池荷，流连享受，难道“不能有山居感兴之诗乎？”

答曰：既是奉命客串，虽无病亦当呻吟，情有可原，况当时杜鹃盛放，芳心摇动呢。虽说杜鹃花和杜鹃鸟一是植物，一是动物，但其为生物则一，为方便计，不妨花鸟混同。见花思鸟，情不自禁，欣然命笔，的是“骚人本色”，如此

“风雅之事”谁云不宜哉？！

山居感兴更是理由充足，有座山岩郊墅，更兼亭树池荷，处此人间仙境，可以临帖读书，可以流连享受，若与连牛奶箱和火水桶钉成的陋室都保不住的我辈老百姓相比真是天之骄子，胜似神仙了。赏花，读书，临帖，流连，畅饮之余，岂有不感兴吟诗之理？“山居感兴之诗”不但“能”有，简直是“应”有——要不然你叫她去抄账和谈政治乎？骚人有骚人本色，市侩政客有市侩政客本色，试叫市侩政客去谈文化艺术，看看他能谈出个甚么来吧！

不过才女硬把自己比附“一个有名的新体诗人”，以为人家的“凤凰涅槃”跟她的“咏杜鹃”之作可以同排并列，却教人毛管倒竖，因为大家都知那位诗人写作那首诗绝非食饱饮胀玩腻之余的“风雅之事”，更不是奉命“客串”的玩意。寄语才女，应该自量些个，以免“毛虫比较龙，乌鸦赛彩凤”之讥！

（一九七二年七月廿六日）

“精革”探源

少时听老师说，“大学”乃孔氏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文章虽短且浅，却是垂世立教的大典，颂此一篇，融会贯通，则几乎圣矣。做圣人，那时我想，自然是最过瘾的事了，纵使不成圣，就做个“古道热肠”的“醇儒”也不差，将来百年归寿时，至少有文学博士之类为文哭悼，并且撰写墓誌铭在报屁股上发表。於是即刻弄来一本《四书》，翻开一看，里头说的不但是思考方法和为学的次第，而且也是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呢，这一惊喜真是非同小可，几乎像亚几米德发现纯金测量法时那样赤身跑到街上狂呼：eureka！（得哇）

原来平天下须先治国，欲治国须先齐家，欲齐家须先修身，欲修身须先正心，欲正心须先诚意，欲诚意须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这么说平天下的第一要着就是“格物”了。“格物”即“穷至事物之理”，用现代话来说就是：追寻真理。“物”要如何“格”呢？书上却没有详说，原来有缺漏，只剩下“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十个字，书上说：“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上面诚

意、正心、修身、治国和平天下各个步骤的释义一应齐全，独无格物致知这开头两步，好“亡”不“亡”，偏“亡”在这最紧要的处所，真他妈的“亡矣”！一气之下把书丢进了毛厕里，直到近时“精神革命”呼声响彻云霄才又想起了它。

乌鸦麻雀杂文家说：“精神”者“形而上的东西”也，“包括心理的表现”，精神革命就是“改革心理上的缺点”，哈，原来这时髦的词儿正好等於“大学”里的“诚意正心”四个字。精神革命的始祖竟是孔老二哩！

这“形而上的东西”如何革起呢？曰：“把私字连根砍掉”得啦，因为华人的缺点只在“自私”两字。其实这话说等了等於没说，正如医生教训病人：“你的病是头痛，把这头痛症连根砍掉就行了！”“根”在那里？如何“砍”法？他却没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孔老二们遗书上也没有传授嘛！

底下的格物致知的精义既亡，後世的儒子儒孙当然只好从中间做起，愈做就愈“形而上”，一直做到天上去，双脚再也踏不到实地，甚至於连“形”都不见了，终於进入厚黑教主李宗吾说的“厚而无形”的化境！

“格物致知”这一个缺口，我真怀疑是孔老二们故意安排的陷入坑。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走出厨房的妙处

这回妇女们脸上可大放光彩了，因为有人突然天才地发现原来“摇动摇篮的手”竟是“统治世界的手”！

倒霉的是目前我国妇女“除了一位之外”，其余的“都甘心情愿地在公务方面受男子统治”，挣脱了男性统治的只得一人，妇女统治世界的壮举岂非须待十万八千年後才能完成了吗？其实不然，有捷径在焉，曰：跟丈夫一同积极参加政治可也。据说“华人之历史及社会背景显示”华族妇女一向囿於家庭，憎恶政治，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对一切都“不采取行动”。又据说其病在“精神”，故非来一个“革命”不可，革命之道在於“站在建国工作的前方，不能只做烧饭洗衣的工作”——简而言之，离开家庭，走出厨房。

这口号虽是一百年前的陈物了，但不打紧，我们照样欢迎不误，说实话，无论从那个角度看，妇女往外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云余不信，请看举例——

终日躲在厨房闻那鱼腥肉味，有害食慾，故古之君子必远庖厨。

在厨房里呆得久不免虑及阿婶会不会“打斧头”之类的琐事，终日疑神疑鬼，会引起消化不良。

整日闷在家中，看电视，听收音机或什么呼声之类的东西，很容易神经衰弱……

说到这里或有妇人驳曰：“我们厨房蕃薯叶、鹹鱼头则有，大鱼大肉则无，做人家的阿婶有份，请阿婶则梦想；屋里烂箱头也没几只，那有什么电视收音机！”

答曰：既是如此，对不起，妳们还没有“搞政治”的资格哩，还是先想法填饱肚子吧，须知我说的这种“政治”只是有钱又有闲的太太小姐的消遣玩意而已。自问一下：妳们配吗？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

坚决持久、注重实力

马大华文学会南马巡迴演出一如所料，所到之处，掀起热潮。有些地方的主办团体和民众还举行了联欢和座谈，热烈欢迎远方的客人，并主动地一齐讨论反黄灰，和推展健康文化艺术的问题。


这空前的动人场面，说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对一切腐朽文化彻骨痛恨，对健康进步文化艺术热烈拥护。同时也证明马大华文学会及其他进步文娱团体和文娱工作者坚持的“艺术为人民服务”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完全符合当前人民的要求的。今後，随着人民群众觉悟和要求的提高，一切违反这个方向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饮誉乐坛”的所谓“正统”团体，或者是混水摸鱼的文娱骗子，都必将受到人民的唾弃。

由於健康进步文娱，近些时来在我国各地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於是有人以为黄魔快将敛迹，我国文化艺术界即将“昇平”了，这显然是过度乐观的天真想法。

不错，人民的文化艺术终归要占据历史舞台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谁也阻挡不了，改变不了。但是建立新文化

艺术是跟建立新社会的整体事业分不开的，下层建筑的基础不改变，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化艺术也绝对不会彻底改变。在现阶段，健康进步文化艺术头上还压着大山，文化艺术工作者面前还有无数艰难，这点是必须认清的，否则一旦受到挫折时很容易消极悲观，走到另一个极端。

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教导我们：“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据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牠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牠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而牠自己是决不妥协的。”——这句警句，每个健康进步文化艺术工作者都应紧记不忘！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六日)

是不
名鈞
名文
如他
华青
然後
自以
擦，
个孝
鼓大
臣，
‘在
女
做爱

础
改
艺
且
和
会
什
是
作

从自读到溃烂

乌鸦麻雀杂文家说：在这“三尺文坛”上，要沽名钓誉是不可能的，因此他这一伙自吹自擂和互相捧拍并非为了沽名钓誉，相反的，要出名者倒是那些揭他底牌的人。

是的，腹空如山中竹筍，根浅像牆上芦苇而想靠吹拍扬名文坛，天地间恐怕没有这般便宜事，不过也有例外的，假如他阁下不是个穷途末路，捞不起家的低能儿——如某“马华青年作家”——则情形又略有不同。

他阁下不但可以在自编的副刊上占个位置，想到吠到，然後化了各种名字，或装扮成“读者”的模样，把各式各样自以为漂亮的颜料，一古脑儿往自己脸颊上，鼻樑上死塗硬擦，擦得红一块，白一块活像个大花脸，而且还可以僱用几个孝子贤孙或奴才，在自己门前竖起一块旌表，日夜哨呐锣鼓大作，齐声颂唱功德经曰：“咱家老爷是××版开山功臣，咱家老爷应占十大的首席，咱家老爷一天不放屁，奴才‘在下’就三天茶饭不思……”

如此这般日以继夜地喧闹开来，简直比猴子做戏和野狗做爱更加“精彩绝伦”，“三尺文坛”虽嫌太小，但总还容

得下三五个无聊的看客驻足观赏，而且看到开心处还少不免鼓掌叫好呢。这一来“名”可不就“出”了吗？

只不过这样的“名”是臭名，这样的文学家也终于不过是“精神自读家”而已，而且这样一味自读下去，贪图一时心理上的爽快，总有一天精气亏损过度而入於神经衰弱，甚至精神错乱，像我们的“进步的不走私的”文学家那样，一忽儿鼓吹性爱电影，命令女人脱衣示众，和为“歌后”拉皮条，一忽儿又高论“阶级压迫”和“大义灭亲”，好像猛鬼附身，狂言谵语，这就连他所谓的“仅仅剩下的也不见得光彩的自我”都要溃烂掉，终于化作一团阴森的鬼影！

(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

转的
的东

来西
时候
天哩
出厂
的气

看“
的“
鬼，
的“

：听懂

橡林冬景 美中不足

正当教育家们为华校华文考试成绩奇劣而乱纷纷，团团转的时候，我翻阅了一本时下许多华校采用的叫做《华文》的东西。

其中一篇课文这样告诉小朋友们：“如果你一定要在马来西亚领略一点北国冬天景象的话，那你可以趁橡胶落叶的时候，到胶园里去走走。”因为“这风景真有点像北国的冬天哩。你在这样的胶园里散散步，要是凑巧风大，树枝间发出厂义厂义的声音，那更使你好像听到北风在怒吼，那冬天的气氛，便更浓厚了。”

是的，如果我们的朋友有这闲情逸致，在胶园里散步看“风景”，是多少可以“领略一点”作者笔下这“浓厚”的“气氛”的。然而，我们更常见到的却是皮黄骨瘦的小鬼，手提沉重的胶桶，臭汗满身、气喘吁吁，在烈日下挣扎的“风景”！

乡间不幸的穷孩子，要领略这美文中的妙趣，恐怕要比听懂名流的什么革命论更难了。

单听风吹树枝的厂义厂义声音，未免太乏味，所以课文

作者又说：“你在这景色中，只是缺少冷的感觉，否则，你真要以为是身处北国的冬天环境中哩。至於雪舞冰封的银世界那是无法在橡林中找到的了。”

有风无雪，冷不起来，對於看“风景”者诚然是美中不足的憾事。假如我们的课文作者有创世记里说的造物者的本领，说一声：“要有雪！”就有了雪；再说一句：“要有冰！”就有了冰，刹那间，寒风广义，雪花纷飞，“雪舞冰封的银世界”立刻出现，“冷的感觉”也有了，那就十全十美了！

可是，那时候，怕只怕割胶人纵不给活活冻毙，也要吃西北风了。为了可怜的小民着想，还是求求编著课本的老爷们手下留情，修点阴功，顾住收尾两年才好！

(一九七二年八月卅日)

“越
文章
的东
叫做
加精
人感
一个
是中
中中
课本
经过
乎？
“说
农家

神话课本

上一回讲到一种小学《华文》课本中一篇指导学生如何“趁橡胶落叶的时候”到胶林里去观赏“北国冬天景象”的文章，一时兴致勃发，连续又借阅了另一套也叫做《华文》的东西，愈看就愈觉有味，简直爱不释手，真没想到，这种叫做《华文课本》的东西比《天方夜谭》和《聊斋志异》更加精彩动人哩！

不过，间中也有一些精彩到不知所云的地方，这是很令人感觉遗憾的。例如在这套《华文》六年级下册里有一篇《一个小农家的暮》，不待我说，三十岁上下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中国诗人刘半农的一首白话诗，因为现在已废而不用的高中中华文选里也有这篇东西。原是中学的教材被移至六下的课本里，让十二岁上下的小娃儿来欣赏，大概是因为时代已经进步了的缘故，君不见有小鬼头摸女老师的屁股之报导乎？——但这是题外话，按下不表。

我感到莫名其妙的其实不在这首诗，而在诗後的一小段“课文大意”，兹照抄如下：“介绍近代诗人，描写一个小农家日暮回家时的片断乐趣。”後一句我是看懂的，但前一

句“介绍近代诗人”却教人迷惑，我遍查此诗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找不到有关介绍近代诗人的证据，甚至连诗人的姓名都找不到，何“介绍”之有？这样的“课文大意”真是“大意课文”！

声明：这小疵不足以淹没这套天书的“光彩”，不信请看看其中一些文章的题目：《走失的老母狗》，《忠义的狗》，《至圣先师孔子》，《神鸟》，《千里寻父》，《狄青掷铜钱》，《石头救了老子》……只看题目就知篇篇必属佳作，可以提名参加“十大竞选”。

广告：凡对神鸟忠义的狗走失的老母狗至圣先师孔子……有兴趣的读者，请立刻购阅，以免向隅！

(一九七二年九月六日)

或“吉
的撑腰
使不知
无门，
成身进
这行“
我
这班便
论在文
里都有
因
流闻人
告……
崩
可说是
”一本

一
的
是
请
狗
青
佳

老千和恶霸

医坛上曾有过这等怪事：几个老千棍徒打扮成“名医”或“奇才”的模样，抛出大笔的广告费，仗着一些名流闻人的撑腰助阵，居然能够在闹市里大设骗局，捞得风生水起，使不知多少无知病人（大多数是穷人）钱财健康两损，欲诉无门，欲哭无泪。后来，不知是老千们捞得贍足饱满而“功”成身退，还是骗术日久失劲，而改投他业，总之，近些时来这行“棍业”已不似两三年前那样兴盛繁荣了。

我们的“三尺文坛”上也有这等怪事的，不过迄今为止，这班使用同一伎俩的文化老千仍然业务鼎盛，方兴未艾，无论在文娱舞台上，在乌鸦麻雀专栏中，或在什么文艺研究会里都有其族类在。

医坛老千与文坛老千在骗术方面是酷似的，例如勾结名流闻人，托名“热心公益”，“捐助慈善”，和妄登骗人广告……等等都如出一辙，但两者也有不同的地方。

就动机而言，医坛老千纯然为利，捞钱是唯一的目标，可说是“为棍骗而棍骗”（如高贵艺术家之“为艺术而艺术”一样）；文坛老千却没有这么单纯，他不但为利，而且为

名，不但为名，往往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恶毒阴险动机，正因如此，文坛老千往往结成一伙，连成一气，不像医坛老千之独来独往。

医坛老千被人识穿，往往是溜之大吉，不敢作声，但文坛老千遭到围攻，却像困兽张牙舞爪地反扑反噬。医坛老千推销假药，只管胡吹胡扯，引人上钩，但是文坛老千除了骗，还要吓，顾客上了当，吃了亏也不许作声，否则就控你“恶意诬蔑”，派你一个不知是好是坏的谥号“杂论家”。他口上虽故作大度说什么“将一笑置之”，其实呢，心里在想：“你敢开口，有你瞧的！”

但是，真理是吓不倒的，老千（其实这时他也兼任恶霸的角色）张开血口，露出狼牙蛇齿，不过更清楚地显现他的本相吧了。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三日）

就能
一哭
《负
不同
曲！
文艺
首摆
不可
国事
艺事
了台
九流
的文
×歌

健康的标准

曾经有一个时期——就是当什么歌后之类裂开喉咙一喊就能叫千万观众疯癫，令“文学界兼教育界前辈”不禁同声一哭的时代——只要唱唱《人生如花篮》，或《老光棍》、《负心人》、《我在船上等妳》……之类东西，就显得与众不同，大可拍着胸膛宣佈：“老子搞的是正统健康文艺歌曲！”而脸皮不会发红。若是一个人，那他就是“正统健康文艺歌手”，若是一伙，就是“正统健康文艺团体”。

既是文艺而又健康更兼正统，自然是比只晓得哭流涕搔首摆臀者高明的，因此这一类“健康”的东西们颇有过一段不可一世的日子。然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国事如此，艺术亦复如此，俗语有云：十年人事几翻新。但艺事却用不到十年已几度翻新。

昔日红透半边天痴迷千万人的歌王歌后，今天一个个塌了台。有的被丢进了历史垃圾堆，有的躲进了二三流乃至八九流的夜总会式歌厅去了。连那班对他们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文人（？）如某“进步和不走私的文学家”也终于不写××歌后歌声甜，华语又标准……之类的广告，摇身一变成了

高论“站在甚么立场讲话！”和阔谈“阶级压迫”的“革命暴发户”了。

凡此种说明一个事实：时代进步了，而且进步得很快，世界也在变，而且变得很快。正因如此，艺术上的所谓“进步”、“健康”标准也不能不变，这道理好比上古时代，原始人作战只会用爪用牙，后来有人用棍用石了，这用棍石者就是进步的，但在廿世纪的今天，倘放着枪炮不使，却仍用棍石当武器，那就落后得可怜。又如一群病夫当中，一个没病的白面书生也算是健康的，倘他走到一群生龙活虎的壮汉中去，立刻就显出他的不健康的可怜相来。

同样的，当大家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意气英发地唱着生活之歌时，你却在缠绵悱恻地哭诉：“呵，请你让我死吧，我至死都爱她！”（按：此所谓世界名曲《请你告诉她》的歌词是也！）那就难怪人家批判。倘还自己写了广告在报上发表，硬说是“发扬正统健康文艺歌曲”，那就令人笑脱下巴，倘老羞成怒反责人家不懂艺术，或存心捣鬼，那就简直是可恶了！

（一九七二年九月廿日）

真能
然，

是恭
血管
上的
也颇

点的
鬍的
到无

大竹
陶然
钱方
短”

阿Q的“能干”

有一回阿Q在干活时，有个老头子当众颂扬道：“阿Q真能做！”这话不知是真心还是讥笑，然而阿Q听了却飘飘然，以为自己高人一等了。

“华人最会赚钱，华族支配经济！”——这句话也不知是恭维是讽刺，是真还是假，然而许多华人——特别是那些血管里流着Q型血液者听了十分受用，像阿Q似的得了精神上的满足。那些真正富有者不必说了，一些其实并不富有者也颇以这句评语为荣，跟着人家高兴、陶醉。

不幸的是阿Q终归是阿Q——精神上体质上都有严重缺点的一条可怜虫。纵有战无不胜的精神胜利法宝，当吃了王秃的铁拳，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和赵太爷的大竹槓时，终不免感到无可奈何的悲哀。

“我们华族人士”也是这样的，头上着了一下现实的“大竹槓”时，心造的“富裕”的美梦立刻粉碎了，精神上的陶然自得也没有了，张开了惺忪睡眼，他发现到：自己的赚钱方式实在也落後得可怜，“绝不能与大商团活动较一日长短”；而所谓“华族支配经济”不过是个无根的廉价神话！

这幻梦的破灭，我想，是应该归功於“第二个大马计划”中所揭示的铁一般的统计数字的。原来在西马的现代企业投资中，华人仅占廿二·八巴仙，外国人却占了六二·一巴仙，在胶园方面，华人连同其他非巫人只得四二巴仙，油棕和椰园则四份之三为外国人所有……所谓“支配权”原来操在外国人手里！

当然，撇开了外国人不谈，华族所占的份儿是比其他兄弟民族多的，然而诚如大人先生们承认的，华族的财富几乎八十巴仙以上操在不足二百个富豪家族手中，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华人，就跟兄弟民族中绝大多数人一样，一无所有！

在这冷酷无情的数据与事实面前，华人——尤其是华人中的绝大多数者，实在也应该从一切“精神”的玩意中猛省了！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一日)

“劣根”起源

最近马六甲有个年仅九岁的女学生，好心给一个陌生男人引路，结果却被载到县署附近强姦了。

女学生为人带路而被施暴的案件并非仅此一宗，前此已有数起，故警方特别促请家长关照女儿，莫轻信陌生人之言，以免被侮。警方也提醒女学生，“不要给歹徒带路”。

上述这宗案件发生之後，闻者莫不同声斥责，认为这无耻罪行“令人髮指”。

诚然，这等暴行是“令人髮指”，应该斥责的，然而，阅读这则新闻之後，我的感想却不只於“髮指”而已，我由此而想到更远，想到比罪行本身更“有趣”的一面。

我想：这一类的罪行在人们脑海里究竟会引起怎样的反应呢？毫无疑问，首先是“髮指”，接着是“斥责”，再其次呢？是“促请”和“提醒”——如上述的“不要给歹徒带路”即是。

“不要给歹徒带路”，这无疑是一句很好的警句，但问题是歹徒额上并无刻上“歹徒”字号，为安全计，这警句应改成：“不要给陌生人带路”。其实，相熟者也未必靠得住，

少女给邻居诱姦就是个例子，故为更安全计，还得改为“不要给任何人带路”。实际上，歹徒的诡计多端，是不限于叫人带路这一招的，故为绝对安全计，就非改为“不要给任何人任何协助”不可了。

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种处世哲学（或曰：“我们华族的劣根性”）的形成过程大概就是这么样的。

这自私自利的哲学，这“劣根”，虽为“革命家”们所深恶痛绝，恨不得马上“连根砍掉”，然而不要忘记，这是老百姓千百年来从无数惨痛的经验中所得的教训，是他们唯一的自卫武器。只教他们丢掉这自卫的武器，而不教他们认识和拔除一切惨痛的祸源，我以为这种人的脑筋就非得先革一革不可！

（一九七二年十月四日）

场上
来历
字，
信”
存“
而卖
了！
的指
没什
代要
因为
人们
言，
句句

为“仗”字辩

有某公据说是为了保存“传统文化”而站在“艺术的立场上”反对汉字简化，认为汉字“字字都有艺术，字字都有来历”，一旦简化，来历及意义都模糊起来了。例如“信”字，“人”旁加“言”，表示“人的说话”，意即“言而有信”，现在简化成“人”旁加“文”，好像就没什么意思了。

罪过！罪过！我一向只知此公是“休妻”专家，曾为保存“大清律例”和“殖民地华人风俗”之类的“传统文化”而卖力，没想他也是艺术及文字学专家，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但我非专家的俗眼，站在非艺术的立场上，恕我斗胆的指出：“信”字由“人言”简化为“人文”，非但不会“没什么意思”，相反的是“蛮有意思”的，而且完全符合时代要求的！

老祖宗造字，以“人言”示“信”，那是合情合理的，因为那时候去古未远，社会关系尚未复杂，世道尚未奸险，人们心肝未黑，脸皮未厚，说话是口直心直，没有欺世之言，没有违心之论，真的是说一句算一句，说两句算一双，句句由衷，句句可仗。人说鬼话，鬼说人话的事是绝对没有

的！

可是，现在呢？人言可仪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正如鲁迅指出的，无论什么人，即使是痛哭流涕也得先检查一下他手帕里是否有辣椒水才可相仪。老干棍徒政客之流不必提啦，^新就是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绅士，一派斯文的学者和慷慨激昂的“英雄斗士”当中又有几个不是口蜜腹剑，佛口蛇心？有几个不口是心非，言而无仪？有几个不是想到说到，说完拉倒？

称为“人”的两脚动物当中混杂了许多不是人的物类，这些物类发出的哗哩哗啦的声音虽与“人言”相仿，实则全属“鬼话”，“人言”跟“信”再也扯不上关系了，於是乎，亲如父子，讲到“信用”，都“恐口无凭”，必须“立字为证”，“字”者“文”也，以“文”代“言”，这正好警惕世人，千万别给漂亮动人的言论欺骗迷惑，凡事都得有白纸黑字（即“文”）为证，才可仪他——实际上白纸黑字也不一定可靠的，商家之毁约，政客之不履行竞选诺言就是例证，不过一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写法来代替“仪”字，唯有就教於高明了。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

看到
那就
工，
是我
繁华
在这
每天
负担
的运
酬的
天，
天的
赶夜
一点

天堂背后

最近因为给人家译一篇稿，开了一次夜工，使我有机会看到了一种原本十分普遍，然而自己不曾亲眼看见的景象，那就是：赶夜工，我是说真真正正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做的夜工，并不是像我们的塗塗写写赚外快的偶一为之的夜工。

这里说的是个做件工的车衣女工，姑称之为X小姐。她是我朋友的亲戚，不久前从近乎绝望的胶林溜出来，到这个繁华的都城来“碰运气”。X小姐的确算是有点运气的，她在这里亲人家搭住大约一头半个月就寻到一份车衣的工作，每天早上七八点去上班，下午六七时左右下班，膳食由老板负担，月薪大约是卅元罢，但是最近不知何故却给辞掉了。

她於是过了一段终日惶惶不安，愁眉不展的日子，但她的运气似乎真的不错，终於又找到了工作，那就是做计件取酬的车衣女工。X小姐自然兴高采烈，然而仅仅高兴了一天，第一日上工回来就愁眉苦脸，精神恍惚了，因为苦拼一天的收穫竟然不到块半钱！这样怎能够吃呢？没办法，只好赶夜工，把衣服拿回家缝。这一晚我打报馆回到家里已是十一点左右，X小姐正在汗流浹背地苦拼着，一面独个儿在叽

哩咕噜发着牢骚。我没理她，只管翻译自己的稿。十二点响过了，她仍在拼，每隔几分钟发一次牢骚。一点响过了，X小姐仍在拼着，牢骚发得更密，而且骂一些少女不应说的臭话，如“他妈的臭××，又断针！”之类。我仍在做我的翻译。两点也响了，X小姐仍在苦斗着，一面骂臭话，顿脚。她脾气愈大，车衣针和线也断得更密。

凌晨两点半我的稿译完了，缝衣车声仍嗒嗒作响，我回头看看，只见X小姐满头大汗，脸色苍白，牙关紧咬，两眼发着青光，跟疯子没有两样，我实在忍不住了，说：“不能留到白天做吗？”“白天！”她忿忿地说：“早上车到现在三件没车完！一件车工四毛半，培顿（款式）像鬼一样难做，你看！”她把一件已经车好女装裙摔在地上，眼睛流出眼泪来了。我安慰了她几句，就去睡觉。三点十分左右我睡醒时，X小姐终于车好了三件裙子，她劳动十七八个小时的代价是一元三角半，还要扣房租和线钱！

早上七时许我起床时，X小姐早已出门去开始第二日的苦斗了，想起夜晚的这一幕情景，再想想“劳动成本廉宜的投资天堂”这句大人物的口头禅，我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慄！

（一九七二年九月廿七日）

狗拿耗子的美德

米南加保人的古老格言中有这几句——

若是智者，则跟他商议，
若是宗教学者，则请他祷告，
若是富豪，则要他献金，
若是跛子，则叫他赶鸡，
若是瞎子，则叫他吹白，
若是聋子，则叫他点炮。

这是说，人各有所短，亦各有所长，用人须使所分派之任务合乎其人的能力，务使各尽其才，作出贡献。

这格言当然是很有道理的，试想：明知某人是个白痴，却跟他商议国家大事，要不误国误民也几难。同样的，叫富豪去谈革命，叫跛子去赛跑，叫盲人去研究天文学，叫聋子去学音乐……结果如何，我不说你也明白。

华人也有句谚语：“狗拿耗子”，耗子者，老鼠也；捉老鼠本是猫儿专职，却由狗代劳，这就叫“多管闲事”，或“不守本份”，“不自量力”。

这里说的“狗”，我想应该是专指叭儿狗，因为我知道

有一种狗拿起耗子来并不比猫儿差劲，这一种狗有时帮忙捉拿耗子，若不是出於哗世取宠的肮脏动机，是不足垢病的。可是叭儿狗呢，牠的天职原是伏在小姐太太膝上逗人欢心，假如有一天牠阁下心血来潮想做个“革命英雄”，竟然拿起耗子来，而偏又耗子毛也拿不到半根，那才是真正滑稽好笑呢！

“狗拿耗子”这句谚语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是不待文学博士的考证也可想而知的，因为在“革命”时代，“少管闲事”不但不再是“我们华人”的“传统美德”，而且早经被列为万恶不赦的罪状之一了！反其道而行，“多管闲事”“逾越本份”“不自量力”自然就成了新时代的“美德”（或曰：价值！）在此时此地，叭儿狗拿耗子逞英雄，非但没人敢笑，恐怕还要领奖的吧！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八日）

童话中的现实

“童话”顾名思义自然是写给或说给孩子听的故事了。但我往往觉得世界上许多著名的优秀童话作家的写作对象倒并不一定是小孩子，我甚至认为真正能够欣赏童话妙处并从中获益者其实不是孩子而是成年人。

小孩子思想单纯，对人生世相的理解十分有限，他们对童话的欣赏大抵只止於故事情节的奇趣而已，唯有涉世已深，人生经历丰富的成年人才真正体会到童话的微旨奥义而发生共鸣。

小孩子看童话只当它童话，成人却在童话里看到了现实人生中可悲可叹，可笑可恨，可卑可恶……的万般情状。在那天真的奇妙幻想中往往有并不天真的人生的真实在，这是非饱经世故，遍尝人间滋味的人所难领会的。

就拿恶狼扮外婆这个人人皆晓的童话来说吧，小时候在课本上读到这故事时，除了觉得“好玩”之外，别无印象。可是在社会中打滚了十多年，经历了种种世事，见过了种种咀脸，尝了种种滋味之後，回头重读这则童话时，却大大惊叹於它的寓意深刻。

无论是放眼世界，或环顾周围，这样儿的“外婆”不是太多了吗？这一些物类穿上了外婆的衣衫，表面上确乎是忠厚慈祥，公正平和之态可掬。“我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最讲公正平等的甲等好人……”他们无论对什么人都这样大言不惭的宣誓，然而，当你偶一失慎，他满咀狼牙就往你喉咙咬过来了。这时你定睛一看才知道这不是外婆，是恶狼！

赤裸裸的毫不遮掩的恶狼是不可怕的，因为容易提防，可怕的是扮成外婆模样的东西。所以一位伟人警告世人说：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又说：“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恶狼扮外婆的童话寓意也正是在此，拿了这童话来印证我们眼前的现实，你能不敬佩於这童话作者对世道人心的洞察吗？

（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

荡丐志

据报载，自从三个月前展开扫荡乞丐以来，马六甲一地总共已有四十馀名被捕，其中一部份被送入“安老院”，安居乐业，另一些冥顽之徒，则被解上法庭，依法定罪，然後打入监狱。

这无疑是一项伟大光辉的“成就”，是振奋人心的消息，值得欢呼，盖此“助长不良社会风气”之辈，“沿户求乞，不仅令人烦怨，而且还会在旅客的眼光中，留下不良的印象”（某官员语）。

“令人烦怨”仍属事小，“在旅客的眼光中，留下不良的印象”则事态严重矣。因为我国近年来不遗馀力发展旅游事业，“旅游”者，有闲兼有钱阶级之雅事也，试想洋大人不远千里而来，专诚观光，谁不希望见到风光明媚，市容美观，笑脸迎人之景象，而此辈不解风雅，竟敢当街拦路，“连声多隆”，伸污手以求乞，穷追不舍，呼之不去，大人先生触此霉头，能不反胃作呕，印象恶劣乎？印象劣则不重来，旅客不来，则旅游不兴，旅游不兴，则经济受打击，经济受打击则国本动摇，乞丐之为患大矣哉！是以古之欲明明

德於天下者，必先灭丐，丐灭而後观瞻美，观瞻美而後遊客悦，遊客悦而後旅遊兴，旅遊兴而後经济固，经济固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灭丐为本。

然而，上述成就仅是一个开端而已，据报载，槟城某机关施赠贫老，千人涌往，你推我挤，致有踏死四人，踏伤四人之盛事，猜想彼辈贫老必以乞丐居多，蕞尔小岛，竟有上千老丐，其他各州乞丐人数应是更众，若全国合计则当以万计，扫荡四十餘丐，只不过动其毫毛而已，是故灭丐大业实未成功，国人仍须努力，灭此朝食！



(一九七三年一月卅一日)

在
一篇说
文
真，主
便不出
下黄泉
我
者以及
他
偏偏沈
动脚，
放
只有

翻阅随感（二则）

一、这样的做学问态度

在一本据说是“知识份子唯一读物”的港产杂志上翻到一篇纪念某学者兼教育家的文章。

文章说，这位胡适之的高足平生做学问的态度十分认真，主张“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料便不出货。”，因此，这学者的“货”都是经过“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磨练出来的“上品”。

我看这篇文章作者说的都是真话。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正是该学者以及跟他同一路的其他学者们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

他们的学问尽管做到天上那末高，探到地底那么深，却偏偏没有摸到介乎天与地之间的人世；他们尽管勤于动手又动脚，却偏偏不肯动脑。

放着脑筋不用，避去人世不谈，这样的“上品”，当然只有“神话”和“鬼话”，而绝对没有“人话”了！

二、这样的文化传统

又是在一本所谓“独立自由”的港产杂志上，读到一篇纪念肯尼迪总统的文章。

文章劈头一句是“我以沉痛的心情哀悼一位那样慈爱的父亲，一位那样好的丈夫……”

我猜想这一定是肯尼迪的儿女或是遗孀的大作了，可是看看作者的署名，却是一个十足中国化的名字。这样的作者，怎么竟称指使美国青年士兵充当炮灰去侵略越南、使无数美国妇女成寡妇的肯尼迪为“慈爱的父亲”和“那样好的丈夫”呢？我心里在诧异。

随手翻阅下去，在另一页上看到一则书的广告，那是一本甚么中国传统文化论战的文集，我想：好堂皇的一本论文，不妨买来一读。但是看那著者名字，却原来正是上述一文的作者。

我立刻打消了买书的念头，因为我相信，这一类擅说鬼神之话的作者所论述，所宣扬的“传统文化”精华不外是四个字：“认贼作父”！

（一九七一年五月十四日）

所谓“智慧的光芒”

某善唱青春黑歌的“无家无派诗人”兼一家“出版社”的“文艺顾问”，最近受到正义人士一连串的揭露和批判，急得团团转，不得不纠集了一班喽囉，为他鸣冤洗罪，企图以胭脂水粉来掩盖脸上的疮疤。

其中一个说，他的主子的作品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是怎样的“智慧”呢？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举出几段诗句，原来不过是诗人向女人吊膀子的“智慧”！

他所列举的是诗人五年前的“智慧”了，也许那“光芒”已经被灰尘积垢盖过了。那么让我们看一看“诗人”的近作《相士》中的几段，研究一下有些什么“智慧”和“光芒”吧——

“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妻子贤慧，日子过得也写意

经常盘算着生活再安定时

把一生操劳认命的母亲接来同住

不必去巴望甚么飞黄腾达……………”

果然大有进步，五年前还在吊膀子，现在可到手啦，不

但有了小家庭，日子过得写意，而且正在盘算着接母亲来同住呢。诗人虽然谦虚地表示不巴望“甚么飞黄腾达”，但是以他这惊人的“智慧”，再过五年，肯定有“什么飞黄腾达”的日子好过！

可是，这是什么样儿的“智慧”，什么样儿的“光芒”呢？讨个贤慧的太太，组织一个温暖的小家庭，“行有馀力”则把母亲也接过来同住，天下纷扰，他闭目不视，民生艰困，他掩耳不闻，一味陶醉在小家庭中的写意日子，兴緻来时，为自己的妻子儿女，亲朋戚友谱几首诗歌，人生到此，算是“按照原定计划，顺利完成”了——这正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份子的腐臭思想意识，这样的东西，如果一定要说是“智慧”当然也可以的，这是叫人瘟头瘟脑，昏醉沉迷，好让人宰割的帮凶的“智慧”！

至於说这样的“智慧”有什么“光芒”，不错，闪耀着光芒的东西可多着呢，屠伯的钢刀，苍蝇的金壳，以至於眼镜蛇的毒牙，无不闪着寒光，然而，有常识的人是不至於愚蠢到受骗於这样的致人死命的“光芒”的！

（一九七一年）

狐狸的话

一隻被二十个骑马的猎人、二十条猎犬追逐着的狐狸这么说：“你们当然一定能够追到我、杀死我。但是这事不是多少有一点可笑和可怜吗？我们决不会二十隻狐狸骑了二十四匹毛驴，由二十四狼伴随着前去追逐一个人的。”

这是纪伯伦《砂沫集》里的一则寓言，我不知道它的真正寓意何在，但这使我联想到文坛上的一个现象。

每当一个文坛上的坏蛋被人揭露和批判，而辞穷理屈，走投无路时，总爱这么说：“你们何必迫人太甚，盛气凌人，致人於死地呢？你们不觉得太过跋扈了吗？这是泼妇骂街呀！这是恶毒的漫骂呀！你们未免有气量太狭之嫌呀，批评应有风度呀……”

这一番可怜兮兮的话，不正是被人追逐得气急败坏，无法脱身的狐狸的狡辩吗？

纪伯伦没有告诉我们，猎人听了狐狸的话之後，是否受了感动，放弃追赶。如果真的讲起“风度”和“气量”，放牠一条生路，那真是大笨蛋了。

狐狸平日偷吃农人的果子，或捕杀家禽时，是绝对不讲

甚么“风度”和“气量”的，牠们只有在遭逢穷途末路，无计可施的时候才想到有所谓“风度”这一回事。

牠们满口“风度”啦、“气量”啦之类的漂亮话，无非是为自己设想逃路而已，一旦脱了身，仍然是狐性不改，照样作恶多端的。

因此碰到这一类文坛上的狡猾的狐狸时，我们可千万别上牠的当，跟牠讲甚么“风度”，我们应该反问牠一句：“你为甚么不先问问自己为何被人追逐？”

(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二日)



连
望，则
族”之
有
精神鬼
地方到
多，不
“
不如去
少可以
“利己
“革命
化革命
之勇，
表面上
谁
穴摸洞

无
非
照
行
别
“

捉 鬼 记

连日来人声鼎沸，锣鼓喧天，为好奇心驱使，由斗室外望，则见各路英雄齐集，高举“革命”大纛，大事讨伐“华族”之精神鬼。

有大将焉，威武神勇，腾蛟起凤身手超凡，一口气勇擒精神鬼二十一隻，从拜金到复仇、关门到骑牆、形式到虚无、地方到种族、拚命盲动到主观悲观、冒险到保守……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事不关己”原可“高高挂起”，“革命”事，管他娘，不如去搓搓麻将，可回头一想，顿觉不妙，如此想法做法至少可以被控：“关门”、“孤立”、“骑牆”、“保守”、“利己”五大罪状。纵不被“革命”暴众乱棍打死，也必遭“革命”志士耻笑而亡。为生存计，纵使自己并无“负起文化革命先锋的责任”、献身“伟大的历史工作”之志、之才、之勇，也不得不把自己从“封建的思想牢笼”解放出来，“表面上做给人家看看”。

谁知匆匆赶往现场，则精神鬼几被抓光，翻砖撬瓦，探穴摸洞，上下求索，好不容易才抓到两隻小鬼，其名为：狗

掀门帘子主义，吊死鬼擦粉主义，这两个精神鬼，虽不敢说是“我们华人”之“通有”，其为“某种阶层”或“某种行业”之“特殊毛病”则可断言。兹缚绑献上，非为邀功索赏，实求免於罪戾耳。

“狗掀门帘子”者，意即全仗一张臭咀。世间有一等人，只晓张开嘴巴终日哗哩哗啦，发些古里古怪，莫名其妙的议论，以哗世取宠，除此之外一无所能，故老百姓以“狗掀门帘子”这一刻骨的歇后语赠之。

孔老二有“为政不在多言”之名训，可知古时政客已有“狗掀门帘子”之弊，不过是此风于今尤烈吧了。

“吊死鬼擦粉”者，“死要面子”之意也，吊死鬼面目狰狞，擦上一层粉，不但不足以掩其丑态，反增恐怖之感。明知丑陋偏要抹粉，明知自己肚里空无一物，却偏爱大发伟论，此所谓“死要面子”也。文学中死要面子之典型，在中国则有阿Q，在外国则有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皇帝。阿Q明知自己不姓赵，却硬要跟赵大爷攀亲，结果自寻其辱。皇帝明知所谓特製“新衣”是诈，但为了不让人家看出他是草包，还是“穿上”了这袭无形的“新衣”。结局呢？看过这童话的小朋友都知道了，那就是：赤身露体去遊街！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

后 记

收在这集子里的文字是自《无花集》出版至今涂涂写写的成绩，其中一大部份是在星洲日报副刊星云版上的一个专栏中发表过的短评。

这年头写文章，倘不是风花雪月，粉饰太平，谈谈组织什么俱乐部，举行什么十大作者竞选，提倡女人脱裤子，或骂骂健康文化艺术，反反公意舆论，吹吹自己的文章如何价值连城，如紫阳秃豫们所为，确实不易了。在六七百字的四方格里，按照一些无形的“规格”做文章，尤其吃力不讨好。这难处，我想，有点像高空走铁索那样。四平八稳，中规中矩走过去，自然是稳当安全的，然而观众看了乏味；若想下点功夫，满足观众的要求，却又随时有失足堕地的危险。因此一年多来，每週走这末一回铁索时，总是战战兢兢蹑手蹑脚，在这情况下做文章其苦可想而知，这样子做出来的文章，其不伦不类也可知。

近年来因为工作忙，读书思考的时间都少得可怜，输入少，输出多，写出来的仍然不过是破铜烂铁之类的零碎东

西，故名之曰：碎金集。

(一九七二年八月七日午夜)

×

×

×

×

本书原分为二辑，排印时临时决定抽去第二辑文字，打算另外编为一集，目的在求体制之统一。由於这一更动，曾在《大学文艺》揭载之《前记》也作了相应的更改，删去与本集无关的部份，并由前挪後，改名为《後记》。



洪浪补记于七三年二月廿四日

